

146
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RT 9301.1341A

4

3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too light to read accurately.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

獸部七

驢駝

增

牛騾

驢一

原許慎說文曰驢似馬長耳騾驢子也

騾亡東反

何承天

纂文曰驢一曰漢驪其子曰騾

增又曰其鳴歐

意歐

啞率以午及五更初而鳴爾雅翼曰驢力在髀西

陽雜俎曰驢走少有雙擲者但四足迅行耳山堂肆

考曰性能旋磨及馱負龐褐低小不甚駿異故曰蹇驢

清異錄曰驢名長耳公資暇集曰代呼驢為衛於

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曰以其有軸有槽

獸部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

驢

一

譬如諸衛有曹曹也因目為衛 爾雅翼曰晉衛玠好

乘之故以為名 漢書西域傳曰烏桓國有驢無牛

南史曰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野驢有角 **原**楚辭九

懷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蹇驢服駕用日無多 **增**又

曰駕蹇驢而無策又何路之能極 柳宗元文曰白義

駮耳之得康莊地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

李白詩曰驂騑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 杜甫

詩曰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又偈仄行曰東家蹇

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宋蘇軾詩曰蹇驢步武

碎 宋陸游詩曰野橋孤店跨驢行 又曰白驢依舊

繫斜陽 又曰乘無秃尾驢 宋王庭珪詩曰長安道

上醉騎驢忍凍不知蹄屢蹶 何夢桂詩曰蹇驢豈解

思長道

驢二

原符子曰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主

大驛於天下 漢書五行志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

白驢躬自操轡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

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

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

恪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

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文士傳曰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
 迫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
 為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
 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簡十餘日便
 乘驢去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
 荊州守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
 見父停廡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
 增世說曰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問陛下遙想其
 形當何所似孝武帝掩口而笑答曰頭當似猪 原陳武

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
 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增宋書曰後
 廢帝昱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 又曰吏部尚書庾仲
 文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言有佳驢仲文便
 答云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 南齊書曰王
 奐初拜僕射劉祥與奐子融載見路人驅驢曰驢汝好
 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北史曰公孫軌為虎牢
 鎮將發民驢以運糧令驢主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
 語曰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又曰後魏車駕
 往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

游鑿類 卷四 百三十五
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之以絕運蠕蠕
乃潛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
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水灌令凍
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 三國典略曰東魏靜
帝遷都鄴尚書郎以下盡令乘驢 又曰齊蕭愨為太
子洗馬常患腰痛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以見見者笑
之 唐書曰郭英乂鎮劔南取女人令乘驢擊毬以寶
鈿為驢鞍 朝野僉載曰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植
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
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又曰王及善後為右相無

甚設施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室終日驅逐號驅驢宰
相 國朝傳記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
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
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
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
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
之謂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
行於是羞赧而止 食貨志曰天寶三載海內富貴道
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 孔帖曰敬宗寶
曆二年六月甲子觀驢鞠角觝於三殿 宋史曰范廷

召為殿前都指揮使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 東軒
筆錄曰韓魏公琦帥陝西日將四路進兵以取夏定計
大兵一入界則倍道兼程而進幕客楚執中曰糧道豈
能兼程公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運糧行速可與兵相
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驢而食矣執中曰驢
子大好酬獎韓公惡其無禮不使入幕 續聞見近錄
曰王荆公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一卒牽之而行
若牽卒在前聽牽卒所之若牽卒在後則聽驢矣欲止
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
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

食罷即遺牽卒牽卒食餘即以飼驢 宜春傳信錄曰
彭伉之妻湛賚之姨也伉舉進士湛猶為縣吏嘗侮之
未數歲一舉登第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僮馳報
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墮故友人謔曰湛郎登第彭伉落
驢今落驢橋是其地也 玉壺冰曰魏野居陝州東郊
出即乘白驢 宋程頤家世舊事曰族父文簡公應舉
來京師惟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
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餼欲觀
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宋司馬光詩
話曰韓退處士放誕不拘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自有

詩曰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
行為人所稱好着寬袖鶴斃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
醉狂黝鶴舞閑臥白驢號 金史曰世祖嘗乘醉騎驢
入室中明日見驢足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 下
惟短牒曰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
日千里善鬪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鬪
牡虎三蹄斃之後取鬪獅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驢三

原名駒

奇畜

上見臧道顏弔驢文 史記曰匈奴奇畜即驢騾也

廣額長

耳

上見表淑俳諧文 下詳驢一

子瑜面

孫楚聲

上詳驢二 吳志晉書曰王濟

字武子好驢鳴武子死孫楚哭之甚哀曰子好驢鳴為
汝作一聲而形體俱似弔客皆笑楚怒曰諸君不死而
使武子死乎 乘賣藥 用為輦 張楷字公超隱華陰山乘
死乎 入市 至門 後漢向栩字興甫狀若狂好披

為輦

入市

至門

後漢向栩字興甫狀若狂好披髮跣足騎驢入市乞句後徵拜

疑之

晉劉兆字延世博學受業者數千人嘗有人着

前進則

倨牀問兆經義因為兆辨難兆不能對去不知

名姓

常鳴 忽死 戴良母喜驢鳴良常作之以樂其母

道乃安

坐飲食畢徐以杖叩之驢遂如初 獲千頭

續兩字

石勒將劉堂以驢千頭運糧祖逖追擊之於汴遇獲之 下見驢二 吳志

大形龐

孔帖曰李忠臣帝嘗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

後柳宗

元文 百金 千里 下韓短牒曰王粲好驢家畜數

獸部

淵蓋頂的卷四百三十五

驢

六

其二曰遠遊其三曰鷲羽其四曰白風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湖海搜奇曰陝西民家畜一驢其婿借乘入市踰時往返百里如飛壻肯起因牽之歸耳乃誤我一日翁憎其驢壻去殺而烹之婿聞急止曰我戲耳然驢已皮矣惋恨間取其腹視腰有六腎蓋千里驢也翁怒絕其婿

載酒 **運食** 避暑驢酒當是以酒有名驢也翁怒絕其婿

之而行也 西域志曰烏場國特檀山山中寺大有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

養殿上 **繫殿中** 崔浩留眊夸繫驢殿中類雋曰

衫跨 **素服乘** 東軒筆錄曰盧多遜自宰相責匡州司戶出獄日青衫跨驢送尋歸梁郭曰降

尋王師範敗降梁從周為具齋裝送尋歸梁郭曰降將蒙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

出游作賦 **偷跨罰詩** 宋史曰陳彭年常因京城大酺已口占數千言 冷齋夜話曰王安石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

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睡起遣秀老下階曰為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自贖公曰罰松聲詩一首

秀老立就極佳山中人忘之後人為之補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

柘枝 **驚蝶夢** 歸田錄曰咸平五年試進士以有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云云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舫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雖鄙俚亦着題也

墨客揮犀曰昔人曾有為驢吃牡丹賦云展似鐵之雙蹄驚回蝶夢聳如船之兩耳不聽鶯聲

丞相廳 **遊華陰縣** 墨客揮犀曰賈魏公為相日有方見之邀之數四卒不至後苦邀致之許竟欲騎驢造丞相廳門吏止之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追之不相還

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不知太也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曰乞供狀無姓太也怒用龍巾拭唾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

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道上不許騎驢

鄭圃往

獸部

游金類事卷四

驢

一

來 灞橋風雪 蒙齋筆談曰咸平景德間隱士楊朴居

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起適遇之者無不驚

瑣言曰鄭綮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

子厚意似 浪仙吟苦 源流至論曰張子厚聞驢鳴

注曰賈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皆不知覺一日在驢上

作推敲二字未安見京兆出跨驢不避呼詰之久乃得

釋 果老喫成 希夷笑墜 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

水喫之復成驢矣 山堂肆考曰陳搏乘驢入汴

中途聞宋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 畫

壁踏具 過橋留跡 盧氏雜記曰吳道子嘗訪僧不禮

亂不堪 一統志曰趙州安濟橋相

傳張果嘗乘驢過此橋所踏跡尚存

衡負磨 據言曰唐咸通中人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

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下見宋表淑九錫文

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

據鞍讀書 嗜草觸木 江鄰幾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

乃覺 宋史曰杜常折節學問嘗跨驢讀書

驢嗜草失道不知覺觸桑木而墮額為之傷

殿 起裸遊館 孔帖曰蘇源明疏云聖皇巡蜀之初都

有騎馬乘驢入宣政紫宸者 拾遺記曰靈帝初

平三年起裸遊館於西園使內監驢鳴於館北

中騎碧 夢裏着緋 李賀詩曰誰使狂公子雲中騎碧

驢 韻府羣玉曰張鷟夢着緋騎

主簿自控 法掾騎歸 社主簿赴任自控妻驢

澗水燕談錄曰祥符中有劉侑者為陝西司法叅軍廉

慎至負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

劉法掾來時騎馬去乘驢 毛成字 鳴應更 泊宅編

中侍中馮極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

潛確類書曰林化士隱跡武當山過襄陽題疏累年不

歸所化錢物皆以非理喪盡一夕合山道衆夢林歸明

獸部

驢

日乃莊戶送一驢上山馱載身上毛成
林字呼其名即應下見袁淑九錫文
笑似磨喻
參禪東坡詩曰應笑謀生拙團團似磨驢
傳燈
渡

水衝泥盧雲詩曰渡水蹇驢雙耳直
宋孫覲詩曰騎驢渺渺衝泥入

驢四

增神驢洞冥記曰修彌國多神馬驢騾十丈毛色皎然
能行水上有兩翼或飛於海上嘗與牧馬合則

生神海驢海驢形似驢嘗於秋月登島產乳皮製雨
其皮者毛長二寸許晴則珍珍下垂陰則髦練整整也

或以製臥褥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籍竟乃數
驚矣鳥人詫其

靈不敢畜也金驢酉陽雜俎曰晉僧朗住金榆山
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

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赤驢釋道安嘗乘
襄間朝夕而見今河東寺

上有驢臺峴南有中驢村死驢風俗通曰凡人相罵
曰死驢醜惡之稱也

董卓陵虐王室 跋驢葛洪傳曰藏逸
執政皆如死驢 跡於跋驢之伍

驢五

原文宋袁淑俳諧集廬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

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嘆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

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

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嘿仰契元象俯協漏刻應更長

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

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

明也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

之相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麪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

獸部

驢

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斑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爲廬山公 臧道顏弔驢文曰夫徵祥契於有感景行表於事迹故銓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覈用亦存乎望實以貌定名則稱謂而標聲色位號則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體質強直稟性沉雅聰敏寬祥高音遠暢真盧氏之名駒也

增唐柳宗元黔之驢曰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

間窺之稍出近之愍愍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鬪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騾一

增廣志曰騾北方或曰罔 許慎說文曰騾驢父馬母也 馱騾馬父驢母也 爾雅翼曰蜀中縣有馬與牛合而生者皆牛爲牡馬爲牝故今川廣皆產騾生於廣者

蹄輕產於蜀者蹄重以大武之遺種也 又曰羸力在腰騎乘者隨其力而進退之羸股有瑣骨故不能生其狀大骨若白而口小小骨若杵而頭大小口銜大頭故不可出此騾所以不滋息也 蟬史曰騾不生育性剛善走視馬則小視驢則大北方人多取以駕車力耐遠行而不困 潛確類書曰騾似驢健於馬舊非中國所產故漢書以為匈奴奇畜 抱朴子曰世不信騾乃驢馬所生云各自有種况乎仙者難知之事哉

騾二

增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

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嘻胥渠也欺我君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無幾何趙兵興而攻翟廣門之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 洞冥記曰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駮騾高一丈毛色赤斑旋成日月之象帝以金瑤物器盛芻以飼之置於黃門廡東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為深愛况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天下也宜置之於

負乘不用則棄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蛇自
天屬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徐馳復變為赤龍騎之入
雲有人來告上曰滑稽兒使吾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值
恐陛下費金瑤終化為驢騾耳 史記曰大將軍衛青
圍匈奴薄暮乘六騾壯騎可數百冒圍去追之不及
漢書曰龜茲王絳賓朝漢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
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
謂騾也 又曰高昌性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非馬
言高昌似騾也 晉諸公讚曰劉禪降乘騾車詣鄧艾
東坡詩註曰明皇騎青騾入蜀 唐書曰吳少誠據

蔡州地既少馬而廣畜騾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尤稱
勇悍 又曰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廻曲其部
下乘騾即戰號騾子都尉最為悍勁官軍恒警備之
陳搏騎白騾入華山

騾三

增封將軍

逐神仙

開元傳信記曰明皇將登封泰山

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

復乘而下纔及山趾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無疾而

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在焉 神仙傳曰薊子

訓齊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子訓曰我非有重瞳
八彩欲見我我亦無所道遂去諸貴人各走馬逐之望
見子訓騾徐行而名馬
逐之不及乃各罷歸

龜茲國

芙蓉城

上見騾二

獸部

增益頁四卷四百三十五

騾

漢書

石

曼卿乘青驪

從公卿遊

與子弟遊

三國典略曰齊陽休之嘗乘驪

主芙蓉城

遊於公卿畧無慚色

又曰侯莫陳悅既與其子弟及

驪而

次蒲坂

遊雍丘

揮塵錄曰靖康元年金人犯

小舟將次雍丘阻淺船不得進

夜出隄上御駁驪名鶉

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

乘青驪帝聞之發棺無所有

駱駝一

原淮南萬畢術曰橐駝之本出泉渠

廣志曰天竺以

北多橐駝

山海經曰號山陽光之山獸多橐駝善行

流沙中日三百里負千斤

漢書曰大月氏本行國也

出一封橐駝

脊上有一封封高也若封土然

西域傳曰鄯善國多駝

駝

增南史曰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有兩脚橐駝善

負重而行

洽聞記曰于闐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

生子曰風脚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風

後周書曰鄯

善古樓蘭國也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為行

旅之患其風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預鳴而聚立埋其口

於沙中人以為候以羶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過

不爾則至危斃

原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

濟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駱駝

駱駝知水脉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

掘之輒得水

增外國紀錄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

獸部

月盤頁內卷四百三十五

駱駝

好駱駝 孔帖曰五代回紇以橐駝耕而種 又曰西

域龜茲歲朔鬪橐駝觀勝負以卜歲盈虛 **原**異苑曰

西域荀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

取即便對過惟葫蘆承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

成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過 洛中記曰有銅駝二枚在

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頭似羊頸身似馬有肉鞍兩

箇相對 **增**爾雅翼曰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峯如鞍

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斤凡欲脊載輒先屈足受

之所載未盡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

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 酉陽雜俎曰駝性羞木蘭篇

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

行千里 瑣碎錄曰駝峯倒者齒老矣少健者峯直

埤雅曰駝毛縟温厚煖於狐貉遇夏常退毛至盡乃能

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

褐成也 駝性耐寒惡熱 駱駝糞烟直上如狼烟

楚辭曰腰裏奔亡勝駕駱駝 牟子引古諺曰少所見

多所怪見橐駝以為馬腫背

駱駝二

增拾遺記曰周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

丈 **原**華嶠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入居

獸部

游錄卷四十三

駱駝

五

於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增**酉陽雜俎曰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後魏書曰高祖不飲洛水嘗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向恒州取水以供膳焉 北齊書曰劉晝綴辭古拙邢子才曰君賦如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酉陽雜俎曰唐置驛置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 唐五行志曰神龍以後民謠曰山南鳥鵲窠山北金駱駝鑿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鳥鵲窠者人居寡也山北異域也金駱駝擄獲而重載也 三水小牘曰乾符中劉秉仁為江州刺史自京將駱駝至郡因風而逸於廬山下南土

無此畜人見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而斃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駝也乃命瘞於江壩 南部新書曰梁祖言於昭宗曰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 五代史曰晉軍擊契丹大敗德州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 寰宇記曰周世祖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為鬼乘龍也遂名乘龍洲 閑窻括異志曰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白處明日視之乃橐駝也昨夕所見豈其精耶

駱駝三

獸部

尚書類考卷四百三十五

駱駝

十五

原出天竺

鬪龍祠

廣志曰橐駝亦出天竺國東觀

駝南單于上書獻橐駝以為樂事

郭璞索駝贊

實外殿

夾中陽

史記蘇秦傳曰蘇

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齊燕趙鄭衛之妙音美人必

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殿

孔阜

既

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

街尾

量力

量力而塞

增偶語

昂頭

閑阜大也閑習也

清明投轄錄曰有駝坊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

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答曰諫議

願自寬會當免耳使臣竊視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

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大昂頭仰視郎中張元取經

一為望柳吉駝取經

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天寶

末嘗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知文宣曰卿取

我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門有數僧

相謂曰高洋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

僧命取與之後不復見明皇雜錄曰哥舒翰常鎮於

青海路既遙遠遣使嘗乘白駝

駝以奏事白駝日行五百里

脚北史曰迷密國正平元年遣使

魚函楊妃外傳曰明皇時交趾貢瑞龍腦香上賜貴妃

有毛夜能明日行三百里又曰虞孝仁性奢華伐遼

之役以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宋孫承祐從太宗

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

識泉源

知水脉

實外殿

夾中陽

孔阜

增偶語

昂頭

取經

奏事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

識泉源

知水脉

實外殿

夾中陽

孔阜

增偶語

昂頭

取經

奏事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原出天竺

駝南單于上書獻橐駝以為樂事

郭璞索駝贊

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齊燕趙鄭衛之妙音美人必

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殿

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

閑阜大也閑習也

清明投轄錄曰有駝坊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

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答曰諫議

願自寬會當免耳使臣竊視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

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大昂頭仰視郎中張元取經

一為望柳吉駝取經

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天寶

末嘗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知文宣曰卿取

我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門有數僧

相謂曰高洋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

僧命取與之後不復見明皇雜錄曰哥舒翰常鎮於

青海路既遙遠遣使嘗乘白駝

駝以奏事白駝日行五百里

脚北史曰迷密國正平元年遣使

魚函楊妃外傳曰明皇時交趾貢瑞龍腦香上賜貴妃

有毛夜能明日行三百里又曰虞孝仁性奢華伐遼

之役以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宋孫承祐從太宗

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

識泉源

知水脉

實外殿

夾中陽

孔阜

增偶語

昂頭

取經

奏事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寺碑

磁州山

胡彌鼓

長樂

豐倉米給禁軍 孔帖曰南蠻寶利佛逝有 駱駝豹文而犀角且耕且耒名曰牛駝豹 峯出翠

釜 索垂鈴棧 杜甫詩曰索垂鈴棧駝鳴園按義訓曰牛之

聲曰年駝 羣七十 收數千 孔帖曰駝之羣以七十

散回統羣胡 葉一圍 鹽三合 典廢令曰凡駝牛日

收索駝數千 擁褐 蒙帕 成自虛自渭南晚過東陽驛遇雪夜止

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 地後此身應便老

雙峯及曉視之乃一病索駝在焉 下見後梅聖俞詩

立雪 知風 輟耕錄曰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有

黃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令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

用斷梗架片檀其上煖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 郁離

子曰知風莫 過於老駝

駱駝四

增詩宋梅堯臣駱駝詩曰鳴駝出西域銜尾足連連漢

驛凌雲去胡兒踏雪牽當時識風候過磧辨沙泉老覺

肉峯側猶蒙錦帕鮮 元王逢嘆病駝詩曰狂夫東遊

乘白驪道途適遇病索駝紫毛無復好容色肉鞍尚聳

雙坡陀南人從來不夢此私怪目擊臨干戈泉渠元自

控蕃落天苑畢竟連銀河吳郊楚甸水草淺任重却欲

千斤過青袍朝士為起立茜帽番僧時撫摩熱風吹塵

鼻出火積雨成潦瘡生窠牛蝨狗蝨苦暈血末由驅除

知奈何憶昔灤京避暑日氣骨僵危從鑿和沈沈金甕

夾捫馬裊裊錦帶懸靈鼉服勞輦下藉鬣刷屈跡澤畔

甘蹉跎疇能推廣愛烏義沒齒仰飼公田禾

原贊晉郭璞索駝贊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驚流沙

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牛一

原爾雅曰摩牛音麻重千斤出巴中爆牛犂牛也蒲角反擺牛音庫卑小者犂

牛牛大者出蜀中犗牛無角黑背抽音抽黑耳犂音射其子犗體長

犗音涉絕有力欣犗音加**增**又曰角一俯一仰犗音欺皆踊

犗音誓豎角牛黑唇犗音純又云牛七尺為犗黑腹牧黑脚犗音權**原**

許慎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犗古郎反特牛犗牛牝

畜母也從牛七聲犗牛子也犗音外反二歲牛也犗音山耽反

三歲牛也犗音貳反四歲牛也犗音戒又加騰駮牛也犗音莫江反

白黑雜毛牛也犗音強反犗牛也犗音力制反牛白脊也犗音達胡反

黃牛虎文也犗音拙反牛白脊也犗音四耕反牛駮

如星也犗音普表反牛黃白色也犗音而純反黃牛黑唇也犗音岳反

白牛也犗音居羊反牛長脊也犗音切牛徐行也犗牛息聲也

一曰牛鳴犗音全牛純色也犗音谷牛馬牢也犗音楚狗反以芻

莖養牛也犗音如小反牛柔謹也 吕忱字林曰犗音火口反牛

鳴也犗野牛也犗音皮祕反牛具齒也音牛八歲為犗何承天纂

文曰犗音力弔反牛後脚正也牛羊無角謂之牝音苦戈反牛羊

角長謂之犗音上徒反廣志曰爆音涌角反牛一曰犗牛有赤

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如豬有牧牛項上堆肉
 大如斗似駝駝日行三百里出徐門有擺牛猶庠小今
 謂之稷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犂五威反牛如牛
 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夔牛重千斤晉時此牛出上庸
 郡犂力涉反牛旄牛也髀膝尾間皆有長毛花蹄牛高六
 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堂牛色黑或
 黃日南有之潛牛形如水牛一名牝沈牛麟牛似鹿又
 似羊肉美牝方牛如駝駝能行又有犖牛 **增**格物總
 論曰牛母為牝牛父為牯 **原**易曰畜牝牛吉 又曰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增**又曰童牛之牯元吉 又曰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原**又曰坤為牛 毛

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又曰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齒而動其耳 周官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

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膳牛饗食供膳羞牛軍事供犒

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牛角長二尺有五寸

三色不失謂之載牛 三色本白中青也 **增**冬官考工

記曰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終而昔 昔讀為交錯之錯

原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祭廟之名武跡也 祭天

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又曰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 又

曰天子以犧牛全色也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求得即用無所

增左傳曰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周書王

會曰卜盧紈牛大夏茲白牛野獸形似白牛數楚每牛紈牛每

牛牛之小者也郡國志曰賓州特亮縣昔有白牛夜

出光影照耀人見牛光號為特亮交州記曰九真居

風山夷人有一嫗向田見牛出食斫得鼻鎖長丈餘後

人往往見牛夜出光耀數十里也**原**寧戚相牛經曰

牛岐胡壽岐牽兩臆下分為三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

白脈貫童子最快二軌齊者快二軌從鼻至髀為前軌從髀至額為後軌頸

骨長且大駢壁堂欲得濶壁堂脚股門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

行欲如羊膺庭欲得廣膺庭留前也天關欲行成天關脊接骨儻

骨欲得垂脊中央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蘭株欲得

大尾豐岳欲得大膝株垂星欲得有怒肉垂星蹄上也肉覆蹄間名

力柱欲得大而當車骨也懸蹄欲得如八字陰虹屬頸

千里陰虹者有雙筋自尾骨屬頸寧公所飯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株前兩膝上角

欲得細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大臙踈肋難齒龍頭突

目好跳常似鳴者有黃**增**又曰洞胡無壽珠淵無壽

旋毛當目下也上池有亂毛妨主凶上池角中央也豪筋欲得成就豪筋

脚後橫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

毛少骨多有力毛拳角冷者有病膝上肉欲得堅鼻如

鏡難牽聚府方易飼水牛肚大尾青最有力 呂氏春
秋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 淮南子曰牛岐蹄而戴角
者天也穿牛之鼻者人也 又曰剝牛皮以為鼓震三
軍之衆然而為牛計者不若服軛 又曰取牛膽塗釜
熱即鳴 又曰牛膽塗目莫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
膽桂三寸着膽中百日因使巧工刻丈夫象着目下為
女子着頭上為小兒着頤下盛以五綵囊先齊宿無令
人知也 五行傳曰牛畜之任重者屬思 論衡曰牡
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異類也 風俗通曰賣牛勿握角
令不售恐觸人人不敢取 博物志曰蜀牛不施繩右

前曰排左側曰促而生解人語

原元中記曰萬歲樹

精為青牛

增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剝其皮貫之潮

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弭

原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

自峽口沂江百許里至苦牛灘南岬有重山山頂有石
壁上有人負力牽黃牛人跡所絕莫能究焉 竺法真

登廬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渚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岬
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嘗出水盤鎖此石上縣
人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
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惟得數尺遂致大富 **增**集異

記曰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十丈乃

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知是神物乃
放之牛入水鎖亦隨去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
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
黃 酉陽雜俎曰牛有黃者或吐弄之嘗有人得其所
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杜陽雜編曰牛羊共居
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毛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
故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 嶺表錄異曰瓊州不產
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
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埤雅曰牛之為物病則
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

夫袒而毛牛尚耳也 廣雅曰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
臥先前足 仇池筆記曰牛鬪尾入兩股間 造化權
輿曰乾為馬坤為牛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蹄
圻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
席上腐談曰牛順物順風而行則順 空同子曰牛
主耕故柔 束皙近遊賦曰乘露車以偃蹇駕蘭單之
疲牛連縶索以為鞅結斷梗而為鞅 李後村詩曰牛
牧雨聲陂 宋孔平仲禾熟詩曰老牛粗了耕耘債嚙
草坡頭臥夕陽 宋孫覲詩曰老牯浮鼻水中歸 宋
范成大詩曰繫牛莫礙門前路移繫門西碌碡邊 陸

游詩曰烟浦聽呼牛 又曰歸牛自識家 又曰平野
草深黃犢健 又曰疲牛臥斜日

牛二

原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
八闕 世本曰肱作服牛 肱黃帝臣也 能駕牛 **增**又曰少昊時

人始駕牛 **原**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

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
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為也於是

牽犢而去 **增**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注始用牛犁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饗正諸侯王七

萃之士於丕衍鷓韓之人獻用牛三百 又曰天子飲

於文山有獻犛牛二百牛能行沙中如橐駝 拾遺記

曰周幽王時牛化為虎 **原**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

梓樹化為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

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 琴操曰甯戚飯牛車

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裁至鼯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

相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鬻以五羊

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穆公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

有功 張温自理曰昔百里奚賢繆公欲干之繆公好

牛奚因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左傳曰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又曰秦師伐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涉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今縣陳貪其富也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又曰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莊子曰或聘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綵繒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又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亦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亦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亦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亦如新蜀王本記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

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孟子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吾不忍其觳觫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史記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矛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追北三戰三克遂收齊城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

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為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岍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不當相助耶南面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 漢書曰梁孝王北獵獻牛者足出背上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鳥鼠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為青牛道士 **增**湘中記曰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欲渡漁人曰船小恐不勝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困於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冀於船田父

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撓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訶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至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洞冥記曰元封中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起望仙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原**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返不失其期此人乃齎糧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增**後漢書曰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

得馬 酉陽雜俎曰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跡遺糞皆為銀明年世祖封禪 **原**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常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 漢書曰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走踢帝人皆驚走大尉公時為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公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諸

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蹄橫者為牛項搏者為牛足也 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間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魏略曰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始至官乘牝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 曹嘉之晉記曰羊祜子暨為青州刺史牛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

官室所生遺之而去

增相牛經曰自甯戚傳百里奚

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王愷秘其書 晉朝雜事曰太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 干寶晉記曰南康朱沖其鄰人失犢與沖犢相類來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慚謝沖沖不受 晉書曰石崇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尚嘗與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不能及乃密貨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本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偏轅則駛矣因從之遂爭長 又曰王延家中生一犢他人認之延

牽與之初無憾色其人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
罪延以與之不取也 物異志曰惠帝大安中張聘所
乘母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又曰歸何早
也後又人立而行 晉書曰扶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
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也 渚宮故
事曰桓沖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
甚久目中淚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
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
衆人牛涕隕如雨遂遍拜值沖醉不得啓遂殺之 幽
明錄曰桓靈寶在南郡國居第時出詣殷荊州於鵠穴

逢一老公驅青牛桓即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駛疾
非常因自駕飲牛牛徑入水不出桓遣人覘守經日絕
跡也 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為長沙景王
驃騎叅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流淚銜
草不食 幽明錄曰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
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嘗自乘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
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
不肯行知其異即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 南齊書曰
齊明帝賜蕭穎胄以常所乘白榆牛 事文類聚曰陶
弘景梁人隱身不仕武帝屢聘之弘景乃畫兩牛以獻

一牛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杖驅之帝笑
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三國典略曰梁出
師拒侯景郃陵王綸次鍾離將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
廄抵殺綸所乘駿馬又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
突營幕軍中驚亂 後魏書曰魏道武謂尚書崔元伯
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爲頑噉每來操掠駕犝牛奔遁驅
犝牛隨之犝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犝牛易之
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
所虜 北史曰後魏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
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劉

子元乘馬議曰魏晉以降訖於隋代朝士又駕牛車
朝野僉載曰洛州杜元有牛一頭甚憐之夜夢見其牛
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歲
日果失之 武后元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皆賀侍御
史王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
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之愀然 孔帖曰長安中宗晉
卿家牛生三角大曆八年武功櫟陽民家牛生犢二首
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 唐末京師春遊以
觀牡丹爲勝賞有富人劉訓者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
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詩話曰李家明滑稽

善諷諫從後主登臺望鍾山見牛臥樹陰下嗣主曰牛
且熱矣家明上絕句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
燎身閃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 宋仁宗慶
曆中貝州卒王則叛八年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討
之彥博穿地道入城賊縱火牛槍中牛鼻牛還攻賊賊
大潰敗火牛一也田單用之而勝王則用之而敗 詩
話曰陳仲舉賢良熙寧中言新法不便謫南康酒稅叅
兩黃犢時與劉凝之遊廬山凝之掛冠隱居嘗作騎牛
歌曰我騎牛君莫笑世間萬物從吾好李伯時因畫為
圖新安人竹州先生吳恭父微亦題古風云汗血聲利

場舉世循一軌風霜老穀棘松路石齒齒牛瘦僕夫疲
累累山谷裏兩翁非病狂顧獨不取彼牛背有佳處未
可語俗子 燕閒常談曰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
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督責甚急州縣百姓競
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賄上下
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
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腴無黃可取
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清波雜志曰政和丁酉真州
村民家羣犬爭一牛脛骨相啖不已村人持挺驅逐不
去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象衣

沙金卷四十三
紋瓔珞相貌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取而藏之
又曰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者往往
於剗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大小
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是一村之民不復
食牛 夷堅志曰建昌控鶴鄉有汝嶺絕高民居嶺西
者畜一水牛甚大每旦牧於嶺下至暮歸淳熙乙亥冬
忽失所在遍索不得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
樵夫曰爾牛過嶺正見虎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
拒越衆莫敢逼奮刃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
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昇還屠剥之視其肉虎

無他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蓋力雖可格虎而震懼至
是云 遼史禮志曰皇帝親征刑青牛白馬以祭天
元史曰婦人製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驕牛狗部
中 又曰布智兒奮身力戰中數矢悶仆昏絕太祖命
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世史正綱曰北人呼牛爲不花元世祖賜楊漢英名
曰賽因不花賽因好也不花牛也 輟耕錄曰陳雲嶠
名柏爲侍儀舍人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曰少年
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
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

牛三

原文角

花蹄

臧彥駢牛賦曰

乃有超羣獨出駢毛文

角玷斑凝白鮮纖蝟曲

洞冥記曰元

封三年大秦

緊體

促身

並詳上

白角

青毛

子傳曰犬戎朝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匹天

子使孔牙受之爰有黑牛白角也

異物志曰周留水

牛也毛青大

腹鏡頭青尾

四耳

太守王諒牛生子一頭八

八足

神記曰晉太興元年武陵

厭白

乘青

郭璞洞林記

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

得惟羊子元有一白牛不肯借之璞為致之即日有大

白牛從西來逕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關令傳曰周

無極元年老子度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有老翁

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

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

矣即帶印綬出

東夷占骨

西河畜牴

淵曰東夷之

迎設弟子之禮

東夷占骨

西河畜牴

淵曰東夷之

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

有若此之效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聞朱公富往

問術焉告之曰子欲速富畜五牴乃適西河大畜

宜

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子息萬計貲擬王公

稌

氏保用谷量牛馬又後魏書曰婁提僅僕

數于牛馬以谷量

下詳牛二蜀王本紀

執鞞

覺

鐘

常瑩蹄角王武子與射賭得趣左右

探心作炙一啖而去詩九十其牴

放桃林

飲穎

水

飯書帛

人少翁以鬼神事武帝以爲文成將軍後寵衰乃爲

書帛以飯牛佯不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

然僞書乃誅之

下詳牛二莊子

噉十倍

亡一毛

世說曰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

重致遠不若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

獸部

崇盈頁函卷四百三十五

牛

三

稱快 司馬遷曰僕伏法

祈鬼神

乘將相

周禮求

受誅若九牛而亡一毛

見月喘

因風逸

吳牛見月而喘

飯肥

賣老

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晉張茂辟為掾官老牛數十頭將

不任耕駕是無用物收人利不可帝然乃止

莫尸

不畜

傳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注尸

孟獻子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漢書丙吉字少卿

知傷

問喘

怪之吉曰春少陽用事未可熱恐牛行

近因暑故喘此候氣失節宰相當憂

東鄰殺

南

郊免

送於南郊

郊免

易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穀梁四卜郊不

送於南郊

免牛亦然

啗盜

宴豪

以食牛餘肉可共啖之世皆伏其雅量

卓字仲穎少遊羗中與豪帥相結後耕於野諸豪帥有

從易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穀梁四卜郊不

送於南郊

免牛亦然

啗盜

宴豪

晉書曰郭舒雅行鄉人盜殺

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御飢所

啗盜

宴豪

從易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穀梁四卜郊不

送於南郊

免牛亦然

啗盜

宴豪

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御飢所

從易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穀梁四卜郊不

以食牛餘肉可共啖之世皆伏其雅量

卓字仲穎少遊羗中與豪帥相結後耕於野諸豪帥有

從易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穀梁四卜郊不

送於南郊

免牛亦然

啗盜

從之者卓殺耕牛與宴樂豪感

殺塚間

牽轅外

周

其意歛得雜畜千餘頭送遺之

字士達鄉人盜訪牛殺於塚間訪尋得密埋

其肉不使人知

周禮牽旁轅外輓之牛

牧藪澤

設福衡

衡置其緣澤

供其水藪注福衡所以持牛令不

觸人

角美

口傷

傳宣公三年郊牛口傷

服廂

彼牽牛不以服廂

詩皖

踐葦

犯禾

詩瞻彼行葦

王隱晉書曰朱冲字巨容少有德行鄰人牛

犯冲苗冲乃擔芻送牛牛主大慙不敢復暴

用革

有皮

其堅鞞用黃牛之革注鞞固也言

鎖引

遊

袁喬江賦昔有人釣於牛渚得金鎖引有

謝拯溺

供積膳

家語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

放原藪

牽涼處

顏回曰放牛於原藪

魏志管寧

字幼安鄰有牛犯寧

禾者寧牽着

放原藪

牽涼處

顏回曰放牛於原藪

魏志管寧

字幼安鄰有牛犯寧

禾者寧牽着

放原藪

放原藪

牽涼處

顏回曰放牛於原藪

魏志管寧

字幼安鄰有牛犯寧

禾者寧牽着

獸部

涼處飲食過其主乃
大慚如犯於嚴刑也
夜鳴則廣注廣
臭也羊幽反
承後漢書曰朱暉為郡吏有青牛太守阮况嘗欲市暉
牛暉不與及况卒贈送其子曰阮君生時不欲以汚君
今而相送明
非有愛也
肇牽牛車
駕謂服廂也始
習
馴擾也擾順

秋宜
夜鳴
膳膏腥
周官曰牛
禮諸侯無故
不殺牛
謝

生白犢
服紺轅
上詳
肇牽
始駕

遊牝
通淫
月令云遊牝於牧
通淫合牝牡也
服

握角合禮
駢毛中牲
或寢或訛

不狘不獠
有牧
不蠹
馬有圍牛有牧
言犧牲
不疾瘕

增土畜
大物
埤雅曰牛土畜也土緩而和故易坤
說文曰牛大物也天地之數

起於牽牛故
物字從牛
鼻聽
乳償
埤雅廣要曰牛耳無竅以
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為戒
宣驗記曰天竺僧養一特
牛日得乳三升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生為奴偷法食

今日以乳償之所
得絹
啖衾
朝野僉載曰龐帝師
養一特牛一赤犢子

前限不可得也
得絹
啖衾
朝野僉載曰龐帝師
養一特牛一赤犢子

北史曰蕭儼南唐時為員外郎時民曝衣失衾指鄰
盜之郡縣楚掠鄰自誣服儼雪枉到郡晴天忽雷雨擊
失主一牛儼令剖牛腹衾乃牛啖之猶未消潰鄰得免

償甥
還壻
一統志曰唐裴子雲為新鄉令邑人王
恭戌邊留特牛六頭於舅李璉家五年

產犢三十頭
恭戌邊留特牛六頭於舅李璉家五年
內即縛之雲收入獄捉璉至曰賊盜牛三十頭藏爾庄

酬璉餘盡還恭
隋史曰張允濟為武陽令元氏民以
特牛依婦家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民訴縣不

能決乃詰允濟允濟因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
者令盡出牛質所從來婦家叩頭伏罪元氏吏大慚
蒙曰可以牛還壻婦家叩頭伏罪元氏吏大慚

犁
偏轅
食貨志曰武帝末年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
苦牛少平都令光教過為搜粟都尉耦犁二牛三人民或

趙過創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足
下詳牛二
灌蛇

獸部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逐免 西陽雜俎曰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為獨

焦氏易林曰教牛逐免 五足 六角 京房易傳曰與

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結陣 出圈 抱朴子曰牛

妖牛生五足 迷異記曰 結陣 出圈 結陣以却虎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雖待甚厚然亦陰忌其才蜀

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虎雖待甚厚然亦陰忌其才蜀

五代劉知俊奔於蜀王建雖待甚厚然亦陰忌其才蜀

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

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造為謠言曰黑牛出圈縲繩

斷建益 執鼠 問夔 莊子曰犁牛大如垂天之雲此

惡之 聲氏之牛夜亡而過夔止而問焉曰我尚有一足王於子矣

不善子一足而起踊何以然夔曰我以一足王於子矣

十圍 六尺 論衡曰十圍之牛為牧 折角 駢蹄

南齊書曰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

車牛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

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 拾遺記曰魏文帝迎美人薛

靈芸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

蹄也 馬 角乘 格餌 海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

錄曰天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 善觸 易

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顯其名稱曰格餌 割肉 斷尾 元中

牽 山堂肆考曰牛之相亂曉善觸 割肉 斷尾 記曰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及牛以今日割取其肉三四

斤明日其肉已復瘡亦愈又博物志曰越舊國有牛稍

割取肉經日必復生 或射之乃自斷其尾長 倒石 載

而勁中國以為纓人或射之乃自斷其尾長 倒石 載

沙 李絳時盛興安國佛祠吐突承璫請紀聖德絳請罷

車漚水听邊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

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隄昨來新拜右丞相

恐怕泥塗汚馬蹄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

血右丞相便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何妨

禁屠 和市 孔帖曰韓滉以賊非牛酒不嘯結禁屠牛

北牛上書曰今河南河北牛疫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獸部 附錄頁四卷四百五十五

之見為牛雲氣 臥水 當風抱朴子曰南方水牛

占曰趙雲如牛小犢跳梁弄角飲水 毛垂地 角抵

風俗通曰乍壯京雜詠曰車如流水毛牛捷注云毛牛其

數石生芻十束當風露夜至死不曲 飲江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為之竭

字 蹊田 飲江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為之竭 犒師 資聘婚上詳左傳志曰鎮寧州俗 角挂書

背畫字唐書曰李密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乘一黃

牛其師使牧牛羽潛以竹畫牛背為字 載二人 大千

石幽明錄曰護軍瑯琊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

過此必死華謂偶爾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

南越志曰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

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牽之既而入船俱墜於潭後

之附船者聞有駭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今名

越王 布裹角 豆入口列子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

潭 而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頭使人視之

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孔帖曰竇建德竄牛口谷初

其軍有謠曰豆入牛變白 塗藍 唐韋詢嘉話錄云

口勢不得久果敗變白 塗藍 蔡州將破有水牛

黑色入池浴既出身白皎然惟頭不變 幽怪錄曰葉

城婦耿氏家有牛澤而角忽有二鬼入圈視牛曰引重

致遠毛角筋骨可愛我州無此牛洵天下之美俊也其

婦視牛則喘喘然汗流若沃水其翁染取藍花塗之纔

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從數十騎突入視牛則異前所報

大怒呼牛主問之數人粹其翁以出婦汲水洗牛藍色

盡而翁復甦視 額有萬字 角容一石文苑英華云

其牛已死矣 額有萬字 角容一石唐鳳閣侍郎

李元素進拍牛一頭額上有萬字賜馬一匹李嶠代為

謝表云萬為盈數化成於大武之元拍者粹文炳煥於

純離之畜 魏書云元魏桓帝馬不犢子牽黃 牧

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犢子牽黃 牧

兒舐白列仙傳曰陽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生而眉

連耳細長眾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

獸部 牛

一黃牛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
 取桃一宿而返顧微廣州記曰陽縣里民有一兒年
 十五六牧牛牛忽舐此兒隨所舐處肉悉白淨而甚快
 遂聽牛日日舐之兒俄而病死其家殺此牛以供賓客
 凡食此牛肉者男女黃鐘滿脰白綬在腰上見後
 二十人悉變為虎賦又管子曰凡聽宮如牛鳴窮中牛含
 宮聲又牛之鳴曰牟下詳風俗通糞成肉酪
 皮化袈裟西陽雜俎曰北鹵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
 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化牛所糞悉成肉酪夷堅
 續志曰昔有人名阿李有子出外經商止有兒媳七嫂
 在家媳每飯兩炊以麥飯姑婦自白飯稍與婦忤尤受
 辱罵即麥飯亦不進食李忍辱不敢言一日婦往鄰家
 留姑守舍有僧持鉢乞食李曰吾自不飽安有施捨僧
 指厨中白飯李曰此吾兒婦所食不敢與人我早飯麥
 飯尚有一合留備午餉如用即收去僧未答適婦外歸
 大怒曰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僧脫下婦纔披之僧即
 不見袈裟着身化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牛毛毛條
 焉遍身惟餘本頭急報其父母至則全身化為牛矣

筋如小竹

蹄若蓮花

志怪曰苟晞為兗州鎮去京
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

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
 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
 晞乃命其丁車善馭之書疏發遣且發日中到京師取
 荅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
 殺而觀之亦無靈異惟見雙筋如小竹大自叩角
 頭挾脊着肉裏故不覺也下詳牛一廣志
 引鼻上詳琴操呂氏春秋曰使鳥獲從後曳牛之尾
 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貫其鼻則五尺
 豎子牽而骨如覆斗角若擔矛
 異物志曰合浦牛
 周四海矣

骨如覆斗

角若擔矛

如橐駝案頂上有

肉美皮温

頭白身黑

廣志曰麒麟似鹿又似羊
肉美皮温常處滇濱也

寰宇記曰九真有糖牛形如牛而
大頭白身黑角長二丈堪為酒器

青麻為靽

錦縷

繫角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靽斷詔以青
麻代之耕桑偶記曰青齊間遇春耕則飼牛以

獸部

引證類函卷四百三十五

牛

三

天麻飯仍用錦
縷繫於角上
三歲犢
千金糖
北史曰道武時窟

咄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糖特王公

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
特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斷芻置門
求草令飲

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鄰家牛數入田食
其禾既不可逐乃斷芻多着牛家門中牛主驚覺於是

不敢復侵威田
宋書曰江湛為吏部尚
書性廉儉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令文折頸

辛讜持角
孔帖曰宋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
又

曰辛讜少耕於野有牛鬪眾畏奔踐讜直前
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
乘經酒

肆
卜在帽筒
芝田錄曰王績乘牛經酒肆或留數日
詰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首

訴之公笑取筒中展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
間後大槐鵲巢中叟往探不
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四

原賣劍買
漢龔遂字少卿為渤海守人多帶刀劍令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而佩犢乎

賣猪買
晉食貨志曰魏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尹人無牛
車教閒月取材作車并養猪殺貴賣以買牛一

二年間皆
賣鹽買
魏志云衛顛字伯儒請置使監賣
鹽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化之

民以
增野牛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
給之不與中國相似
有野牛大者二千斤求之得一枚案其

形不與中國相似
亦野獸中希有
海牛
齊地記曰東萊海島上嘗以

而無角駢色虎聲爪牙亦如虎脚似鼉尾似鮎尾長尺
餘其皮甚軟可供百用見人則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

之
金牛
述異記曰洞庭山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
迹存焉故號為金牛穴
武昌郡記曰武昌牛岡故老

相傳云有金牛出此今已崩破坑大數十丈牛躍出踐
岡邊石遺跡尚在
錢唐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有見

者神化莫測遂名湖
九域志曰奔牛堰在常州故老

獸部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三

牛

長

相傳有金牛奔

石牛

一統志曰石牛在鬱林州東南

此故以名之
以牛血和泥塗石牛背祀畢乃雨泥盡乃晴又洛陽

記曰石牛在城西石虎當衰石牛夜鳴聲聞三十里事

奏虎使人打失牛耳及

土牛

月令曰季冬命有司

尾以鍊釘釘四脚今具存

神牛

博物志曰九真有神牛生谿上出時共鬪即

晚

竹牛

昨夢錄曰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

霹靂至號

神牛

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

曰神牛

牛五

對衣徒下泣扣角詎聞歌

原詩

隋柳顧言詠死牛詩曰一朝辭紺幘千里別黃河

增

唐李嶠咏牛詩曰齊歌

初入相燕陣早橫功欲向桃林下先過梓樹中在吳頻

喘月奔夢屢驚風不用五丁士如何九折通

陸龜蒙

牧牛歌曰江草萋萋正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岬聳肩抵

尾乍依隈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

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烟火微茫濕

堯臣水牛拽車詩曰只見吳牛事水田只見黃犂負車

輓今牽大車同一羣又與騾驢走長陌叩頭濶步塵蒙

蒙不似緩耕泥汨汨一夜眠頭向南越鳥心腸誰辨

白 陳造車堰牛詩曰牛力輕萬鈞性順異諸畜有足

不解跂有角不皆觸課日引耒耜為人給穀粟私家憂

闕食公家要餘蓄公私雖相須置汝誰取足奈何過堰

客行舟動千斛挽牽亦諉汝鬮鬮頸髀縮扣角一勞之

不語對以腹物生愧無用懷安或非福於人儻有益塵
身豈云酷君看廟前牲被繡飽菟菽膏血薦鼎俎誰定
悲穀鯨 張耒牧牛兒詩曰牧牛兒遠陂牧遠陂牧牛
芳草綠兒怒掉鞭牛不觸澗邊柳古南風清麥深蔽目
田野平烏犍礪角逐草行老犉臥噉飢不鳴犢兒跳梁
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上
岡頭望日斜風雨溼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牛
風日薄近村放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
牛背樂 陸游買牛詩曰老子傾囊得萬錢石帆上下
買烏犍牧童避雨歸來晚一笛春風草滿川

原賦宋孔寧子斃牛賦曰惟茲獸之攸生亦棲遐而憑

阻遁綿野於岷隅挹清源於庸渚奔逸躅而倫軫載賁

首而乳荈茸長鬣之髮鬣戾狼情而首鼠邁羔羊之如

膏伴蜉蝣之楚楚既作表於禮樂又爲容於軍旅奉藩

岳之休明被戎荒而既序班賂賂而來庭超邛蒟乎其

所 臧道顏駢牛賦曰若乃豪宗戚裔公侯王后乘輕

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鑠鑠雲母良犉擢足於雙鳥

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媿妍其好

醜遂慕駿駛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

高足名參飛兔價齊驥騮 **增**唐柳宗元牛賦曰牛之

為物魁形巨首毛角疎厚年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
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蹙塊常
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有尻莫保

原贊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
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鞅狡力難京肆
怒橫行朗陵瑩角介葛占聲道仙託稱妖寇憑名名震
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滕嬰進
芻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喙

原表魏曹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

見僬僥之微不知決漭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
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
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賚蒸栗牛啓曰色似祕府之書毛
類陳王之玉駢角未奇瑩蹄非貴 劉孝儀謝始興王
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
厝心慈渥無涯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敝之
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 又謝豫
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相應喙曳流水而生
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軾修途

既獲坐馳之致馴豢廣庭方念載憂之勗

原書梁劉孝威謝南康王讓牛書曰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生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增雜文宋蘇軾書柳子厚牛賦後曰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州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飢渴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鳴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

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

司馬光寬牛問曰華州村徃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犂而臥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具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犇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

曰大羊為羝六尺音說文曰咩音羊鳴也羔羊子也羴五月生

羔也羴犍六月生羊也取達七月生羊也羴音羊未

卒歲也又曰牂牁羊也扶分牂羊也羴因几乘羊

也扶員黃腹羊也猗羊名也廣雅曰吳羊牝

一歲曰牡羴三歲曰羴其牡一歲曰特羴三歲曰牂吳

羊羴居謁曰羴蒲各羴羊羴曰羴牽羴羴思究羔也

增類說曰羴根羊也**原**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長

顛主簿**增**博物志曰羊而不角呼羴羊一名胡顛郎

一名青烏**原**易曰兌為羊又曰羴羊觸藩羴其角

毛詩曰爾羊來思其角戢戢聚其角而周禮曰賓

客則羊人供法羊法羊食饗又曰羊人掌羊牲凡祭

祀飾羔祭祀割羊登其首登首報陽也凡祈珥供其羊

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布泉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內則曰羊泠毛

而羴羴冷毛長羴山海經曰羴羊尾如馬尾出錢來

之山羴音鍼玉篇**增**穆天子傳曰春山大羊食鹿豕

南史曰江東謂羴羊角為阜茨**原**涼州異物志曰

封羊其背如駝廣志曰驢羊如驢**增**宋永初山川

記曰九真都龍縣有電羴羊大如犛牛桂海獸志曰

羴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羊不異**原**春秋

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
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
之爲言猶祥故以爲贄 **增**尸子曰羊不任駕鹽車
太元經曰觥羊之毅鳴不類 **原**譙周法訓曰羊有跪
乳之禮雞有識時之候鴈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 鄭
氏婚禮謁文贊曰羣而不黨跪乳有儀禮以爲贄吉事
之宜 **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瑞應圖**曰鍾律和
調五聲當節則玉羊見 **地鏡圖**曰金百斤以上至三
百斤精如羊者 **元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爲青羊

增述異記曰梓樹之精化爲青羊又百年而紅又百年
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原**雜五行
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無
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蕙子著羊毛蜀人取種因名
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又曰蛟羊似
羊而無角噉之毒 **增**元中記曰孺胡羊也羸羊暗也
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 **卞彬禽獸洩錄**曰羊性淫而
很 **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 **酉陽雜俎**曰濮固
羊大而美 **瀛海勝覽**曰忽魯謨斯國羊有四種大尾
綿羊重七八十斤其尾闊一尺餘拖地重二十斤狗尾

羊如山羊尾長二尺餘鬪羊高二尺七八寸前截毛長
拖地後半皆翦淨頗似縣羊角彎向前上帶小鐵牌好
鬪好事者養之賭博爲戲 又曰阿丹國縣羊白毛無
角於角處有兩搭圓黑甚異其項下如黃牛袋毛短如
犬尾大如盤 陶穀清異錄曰馮翊產羊名白沙龍膏
嫩第一言飲食者必推馮翊白沙龍爲第一 膳夫錄
曰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骨癱白而有角
者曰古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所
產者百餘斤 格物論曰羊有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
南人所罕見 夷堅志曰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以艾

灼羊髀骨謂之死跋焦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粟則
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 武珪燕北
雜記曰契丹行軍不擇日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
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羊二

原毛詩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
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遣人追
之上綏山山在峨嵋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

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 毛詩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屬王時牧人廢宣王之

復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 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

政奔入鄭師故敗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

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在

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孫

卿子曰仲尼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家

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對

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

土之怪糞羊也 增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

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

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土也

公使殺羊視肝即土 原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

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

獸部

洪鑿類書卷四百三十六

羊

五

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
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
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增**又曰楊
子之鄰人亡羊旣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
噫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旣返問獲羊乎曰
亡之矣曰何爲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
之所以返也 **原**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
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
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

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
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
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
在云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
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
頭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間爲人牧羊項梁立爲
懷王 史記曰盧縮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人賀兩家
以羊酒 **增**埤雅廣要曰沛公始爲亭長夢逐一羊拔
角尾皆落辨者曰羊去角尾乃王也 金樓子曰修羊
公於華山陰以道于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

問修羊公語未訖於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修羊
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原**史記曰卜式者河
南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
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躡而牧歲餘羊
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
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緱氏令 漢書曰
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
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
盡落 又曰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

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搜神記曰宣帝
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
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
嘗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
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
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
大小肥瘠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
欲投鉤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
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因以號之 神仙傳曰曹
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

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為羊乃謂曰
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
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魏志曰楊
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
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
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 又曰衛玠少時乘白
羊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僻人於是名聞州
黨遂號曰僻人 **增**晉書曰武帝平吳後多內寵莫知
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
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原**幽明錄曰洛下有一洞

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
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郭宮館金寶為飾明踰三
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訴飢長人指
中庭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捋之得一
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
及求住荅曰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
還洛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為螭龍初一珠
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搜神記
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為誰伯欺之曰
吾亦鬼也遂為侶向宛行倦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

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王隱晉書曰王尼嘗爲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徑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增**太元起居注曰劉毅諷羊琇乘羊車請免官詔曰羊雖無制非素乘者如其奏 **原**續搜神記曰顧霈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旣行炙主人便先割

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鍼之以數鍼貫其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故是一鬻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增**南史

曰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密令左右以鹽汁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於人乎 宋陶穀清異錄曰天后好食冷修羊賜張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孔帖曰王君奩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說識其且敗因上雋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皇仁並茂量力取歡焉 宣室志曰李德裕爲

洪鑑類書卷四百三十六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曰公災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羊者牧者曰此侍御平日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鎮武節度使朱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

相公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歿於荒裔 唐五行志曰僖宗乾符中洛陽建春門外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占曰當旱 靈異傳曰柳毅遇洞庭女牧羊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與羊無異焉 南唐書曰黃載字元吉精究經史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

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羊犬仙序以記其事 清波雜志曰宰相張齊賢布衣時嘗遊嵩嶽醉臥巨石夢人驅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啜世無比者此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當食萬羊之兆符合 魏秦記曰宋仁宗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戾豈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王鞏甲申雜記曰宣仁同聽政日御廚進羊乳及羔兒肉宣仁蹙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餒矣又曰方羔而烹之傷天折也却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山房隨筆曰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云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 遼史禮志

曰柴冊儀有司讀冊訖宰相北南苑大王請部帥進赭
白羊各一羣 又曰下城克敵祭天地牲以白黑羊
輟耕錄曰元朝凡帝即位必先受佛戒至元帝初入戒
壇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為供因問此何物曰羊心上曰
曾聞有用人心肝者有諸荅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
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上再問曰此羊曾害人乎
帝師無荅 又曰每日進膳例用五羊自帝即位日減
一羊以歲計之為數多矣 埤雅廣要曰永樂初設科
取士廬陵錢舉發解南省皆首冠及將廷試忽夢頭生
羊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傷一人曰非也羊角

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拆殿榜臚傳狀元
果解搢也

羊三

原觸藩 跪乳 上詳羊一 易經 下 土怪 嶽精 上詳

羊二家語 易是謀類曰泰山失金雞西嶽 賁首 上詳羊一 禮記 詩曰牂羊賁首三星 柔毛

在雷鄭康成注曰羊牝曰牂羊賁首三星 嗽珠 上詳羊二 神仙傳 丹毛 白血 續異記曰吳興

年補護軍府史於常眠處間有羊聲疑為神怪竊於戶 瞻之見其牀下有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曜滿室

穆天子傳曰犬戎朝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匹 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

羊白 五穀 六飛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號亡

血 獸部

公孫枝得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春秋命歷序曰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歲為
神次之號曰皇神出淮駕六飛

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恭廣志曰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康
居春秋說題詞曰羊毛者詳也詳以改也合三為生以

養士也故五色四角
沈懷遠南越志曰尉陀之府
有五色羊以為瑞因圖之府

廳周成王時攻虎將狼
漢書譬如使豺狼逐羣
人獻四角羊

記黠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皓說建成侯曰
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夸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

狼莫肯千足五皮
戶侯等羊千足其人與千
為用

殺肥犂
詩俾出童殺注殺羊不童也無角曰童殺之
性皆角童殺必無之物詩既有肥犂以速

諸父注云來思絜爾
詩爾羊來思又絜
犂未成羊

坐皮
上蘇武事割尾捋鬚
又宋膺異物志曰月

氏有羊尾重十斤稍割以供食
尋生如故下見羊二幽明錄
亡岐喪易上詳羊
也言不待險難而失之
士割子證易士割羊無血
下詳羊二論

竹葉引樹精化
上詳羊二晉書
下詳羊一元中記
獻子執

鄭伯牽
曾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
簡子皆執雁曾於是始尚羔魯以前同贄始知

執羔之貴下
毛裏雪角觸藩
蘇武飢窮以羊毛
下

見羊一
下來畢升
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又麾
以肱畢來既升注言馴擾從

人經九牧千走
一狼走千羊
豐廟告朔
豐廟用

意詳羊二
荷蓑刻木
荷蓑牧羊
下
畜擾通淫

論語二
宜黍
周禮凡會膳食羊宜黍
相

周禮畜事教
宜黍
廣州記曰昔高固為楚相

因以五羊名其地
增火畜
金精
黍火穀故羊宜黍

也地鏡圖 羊 翠尾 黃腹 西陽雜俎曰蜀賓國出野

一爾 食葛 悅草 本草人食野葛而死羊質而虎皮見

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臨川吳 望翼 取

氏曰羊外柔能悅草而內剛很故兌為羊 望翼 取

脂盛均大早解郡守不其政而待龍貸雨是猶乘權

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時割取脂二十餘斤再縫

合仍生不取則脹死又莊浪有饕羊土人歲取其脂非

久復 懸頭 燒尾 新言曰初年懸羊頭磔雞頭以求

滿腹 助陽氣 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合宴謂之燒尾

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合宴謂之燒尾

鬻耳 細肋 耳小異記曰陝西同州沙苑有佳羊謂之細肋

故山谷詩云細 食仙茅 飲苦泉 桂海獸志曰廣西

肋柔毛飽臥沙 同州沙苑有佳羊謂之細肋

食之舉體化為肪不復有血肉名乳羊食之宜人 寰

宇記曰馮翊朝邑縣許原下地有苦泉水味鹹苦羊飲

之肥而肉美今於泉側置 對角 剪毛 元張憲灤京

羊牧諺曰苦泉羊似山陰對角羊自注羊或四角或六角

乳酒鑼鍋肉奴以其角之相對也毛角雖奇香味稍別

者謂之送角羊以其角之相對也毛角雖奇香味稍別

不升之鼎俎 東坡詩曰剪毛 骨鎔鐵 脂柔銀 類

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 骨鎔鐵 脂柔銀 類

相感志曰鑄鐵不銷以羊頭骨灰投之乃銷融也 腹

丹房鏡源曰羊脂柔銀軟銅殺羊角縮賀賀錫也 腹

生石 角養草 按牛有黃狗有寶羊有卵石俱在腹中

可治鬪胃及羊病 埤雅曰羴羊之在羊原不可牢畜者

也其狀若騾而羴行暑天塵露在其角上生草戴行愛

之獨寢代都賦所謂羴 九頭 六角 淮南子曰阿羊

羊養草以盤旋是也 二首 九尾 為并州總管王諒

亂乃出 述異記曰周 九尾 羊 易牧 宜驅 韓子

州有官羊二首相背以為諒之咎 易牧 宜驅 韓子

徵之 阿丹國出 羊名九尾 羊 善鬪 埤雅曰羊性

犇雅曰羊性前逆故宜驅 壓羣 善鬪 善羣故于文

獸部

羊為羣每成羣則以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是也北人謂之羊頭又曰羶羊似吳羊而大角角

至死善鬪尾如馬角亂犀方物略記曰龍羊出吐蕃

及蜀威茂州形似畜羊而大其角繚上重化狼乳

八九兩黑質而白文以為帶跨其用亂犀

麀食人故築城避之張說奏有羊乳麀表見後盟

社祀竈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中里檄者訟

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盡中

里檄之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為有神驗

二搜神記繫轅補牢淳逸傳曰王敬弘以女適孔

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戰蒙皮輟肉李茂勳傳

國策曰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野李全忠軍望為羣羊爭

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李全忠軍望為羣羊爭

趨之遂致敗韓偓金鑿密記曰上輟御前羊肉一盤

賜全誨以下曰難吐珠化石孔帖曰五代南唐劉

得之際且與同味

樊胡子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郭功父五仙謠曰番

禺五仙人騎羊各一色手持六柁穗翱翔繞城辟翮然

去乘雲諱羊化為石至借書投索帖換唐餘錄曰

今留空祠異像猶可識

書萬卷聽人賃閱凡借書者先投束脩羊宋類苑曰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為換鷺字韓宗儒性饕餮

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處換羊數斤可名二文書為

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作簡

以圖報答來人督索甚急公相公食學士羹中朝

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曰邠公杜棕福壽少倫日食五餐一餐之費皆至萬錢

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

獸部

羊

羊

羊

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碧落洞

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

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學士羹者無異驅羣羊而攻生

家名雙暈羹世人呼為學士羹者

之勸令頻食羊眼儼遂終身服之其

虎名雙暈羹世人呼為學士羹者

何而來曰自邠夏來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

並無所覩清異錄曰竇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愈

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

曰邠公杜棕福壽少倫日食五餐一餐之費皆至萬錢

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以圖報答來人督索甚急公相公食學士羹中朝

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作簡

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處換羊數斤可名二文書為

今留空祠異像猶可識

書萬卷聽人賃閱凡借書者先投束脩羊宋類苑曰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為換鷺字韓宗儒性饕餮

去乘雲諱羊化為石至借書投索帖換唐餘錄曰

今留空祠異像猶可識

書萬卷聽人賃閱凡借書者先投束脩羊宋類苑曰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為換鷺字韓宗儒性饕餮

去乘雲諱羊化為石至借書投索帖換唐餘錄曰

今留空祠異像猶可識

書萬卷聽人賃閱凡借書者先投束脩羊宋類苑曰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為換鷺字韓宗儒性饕餮

去乘雲諱羊化為石至借書投索帖換唐餘錄曰

今留空祠異像猶可識

金華山 清波雜志曰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澗水

煙 挂角 此之謂也 舊唐書曰拂林國有羊羔生於土中

其國 挂角 人候其欲萌乃築垣以環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

連地 割之絕則死惟人著甲走馬馱之其羔 出淵

驚鳴 而臍絕因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為羣

種土 郡國志曰吳彥堂溪有白羊淵畜牧者禱祀之初出

一羊 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絕焉今俗生羊忌婦人拍

手是 效古也 元姚桐壽云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

羊用 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

月上 未日為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

可得 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波斯國亦有此

事以 脛骨種之輟耕錄曰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

免食 之肥美劉子觀量篇曰晉文種菜曾子植羊非性

閻蠹 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謂對羊皮用

土種 之也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漑水聞雷而生臍系地

中及 長駕以木臍斷便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有種

無睛能視

有角不用

易經注羊無睛而能視死不

粧點芳草

蹋破菜園

雲仙散錄曰午橋莊小兒坡

羊散 於坡上曰芳草無情賴此粧點 啓顏錄曰有

人常 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藏神曰羊蹋破菜園矣

賜八 百蹄 具三十物 孔帖曰回紇達于既行日賜羊

則具 秋陰之氣 未位之神 杜陽雜編曰牛羊共居丑

白多 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草木經羊啖之餘必顛顛

泊宅 編曰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

甚偉 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

取汝 若輟食則可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給膳 謀羞 埤雅曰徐鉉云羊主給膳以瘦為病故

獸部

尚書卷之三十一

羊

六

若斥峭山如僻上下如跌西舍利凡曲名十有二五
 曰鬪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鬪海岸強者則見
 弱者入山時人謂之喜鹽畏露惟遠水為善日一
 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喜鹽畏露惟遠水為善日一
 飲緩驅行勿停息春夏早收秋冬晚出以瓦器砌羊欄
 中地羊喜鹽自還噉之不勞人收晚出以瓦器砌羊欄
 晚出早歸故詩曰羊遠視長生謂羊畜之遠視者
 牛下來常先於牛也遠視長生謂羊畜之遠視者
 故史記家語孔子謂文王尚食進蔬食釋所殺羊為
 廚而乳者釋之長生大齊日尚食進蔬食釋所殺羊為
 長生鬼化人變壽上詳羊二搜神記李審言忽得病如
 供奉鬼化人變壽上詳羊二搜神記李審言忽得病如
 狂倏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
 百里路傍遇羣羊遽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化
 為一大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悽樂人何
 一以比遂將歸飼養以終天年

羊四

原不畜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不殺

禮大夫無殺羊

死肆

鄭伯有死肆

反肆

高士傳曰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

孟春食

孟春食麥與羊

仲春獻

仲春獻羔開冰

或寢或

訛或剥或烹

俱詩經俱詩

增過廳羊

青州雜記曰熊翻每

大官羊

黃庭堅詩

淫羊

博物志曰陰夸山有淫羊一日百徧野

青羊

尹喜內傳老子

黃羊

杜甫詩黃羊飲不羶注

羊

嶺表錄異曰嘗有人向之亦不驚避初疑人所牧放

獸部

舉此詩以問北使時立愛立愛
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
花羊桂海獸志曰南
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
之兼羊周頭高夸
皆國名兼羊四角
得此當生貴子元
玉羊九國志曰吳越錢元
玉羊有胡僧以玉羊一獻於鏐曰

羊五

增詩唐李嶠詠羊詩曰絕飲懲澆俗行驅夢逸材仙人
擁石去童子馭車來夜玉含星動晨羶映雪開莫言鴻
漸力長牧上林隈 宋黃魯直戲荅張祕監餽羊詩曰
細肋柔毛飽臥沙煩公遣騎送寒家忍令無罪充庖宰
留與兒童駕小車 梅堯臣江鄰幾寄羊羝詩曰細肋

胡羊臥苑沙長春宮使蹋霜羝蒺藜苗盡初蕃息首宿
盤空莫歎嗟自乏良謀甘更鄙猶能大嚼伎無涯磨刀
為削朝霞片時引清杯興更嘉 文天祥詠羊詩曰長
顙主簿有佳名羶首柔毛似雪明牽引駕車如衛玠叱
教起石羨初平出都不失成君義跪乳能知報母情千
載匈奴多牧養堅持苦節漢蘇卿

增表唐張說為留守奏羊乳麀表曰狎擾因依動息隨

戀如從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 又進鬪
羊表曰遠生越駕蓄情剛洩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
微物志不可挫如蒙效奇靈囿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

氣前躑躅以奮擊跌如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
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鷲很鬪而擊節冀
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指怒蛙之意

原贊晉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
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原奏晉杜預奏事曰臣聞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
試求之得一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野獸中所希
有

增序宋梅堯臣逢羊詩序曰予晨過北郭見羣羊有羝
處前其首昂然而偉膺其角拱然而聳其毛茸然而長

自膊至腕談談與纓胡相若其羣很逐而擁趨如奉焉
及其宰也羝存而羣死之子歸作詩示諸友云

狗一

原爾雅曰犬生三狡宗二師一獬旂未成毫狗狗子未

長喙獫力短喙獨猷絕有力挑多挑狇狗也生翰毛

狗四尺為獒 說文曰狡犬多毛也獨虛短喙犬也謁

獫胡斬犬吠不止也獒犬之知人心可使也狎言佳狂

犬也狄赤犬也 **增**又曰狎音短腦狗也狡小狗也

又曰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狗叩也叩氣以守也 **原**呂忱字林曰獯韓良犬也狔

鵲宋良犬也 五見 逐虎犬也 孔叢子曰盧黑色鵲黑白色 何承

天纂文曰守犬為獫 扶本 隴西以犬為猶 酋 獯 乃容 毳

乃更 皆多毛犬也 獯 乃校 獬 居例 矧 彫 屈尾犬也 易

曰良為狗 **增** 毛詩曰無使老也吠 **原** 周官曰犬赤

股而躁臊 **增** 禮記曰凡祭祀犬曰羹獻 言犬肥則可為羹以獻也

原 春秋考異郵曰狗三月而生陽主于三故狗各高

三尺 **增** 家語曰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

月而生 **原** 山海經曰蝮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吳越春秋曰狡兔死走狗烹 荆楚記曰雞寒狗熱

增 桂海獸志曰蠻犬如獵狗警而獬 又曰鬱林犬出

鬱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 莊子曰犬不善

吠為良 淮南子曰獬犬不自投於河 尸子曰地中

有犬名曰地狼 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犬名曰賈 京

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五行傳曰

犬畜之以口吠者屬言 三才圖會曰犬有三種一者

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 埤雅曰

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

原 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生五子取青子

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子

養之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白犬烏頭令人

獸部

洪鍾類函卷四十三

狗

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
之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
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增金**
樓子曰入名山牽白犬抱白鶴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
等自出 古今注曰狗一名黃羊 清異錄曰狗曰守
門使 老學菴筆記曰筇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
之不可推者 **原**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
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增**蘇軾
上神宗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
韓愈詩曰躍犬疾翥鳥 李後邨詩曰犬眠花影地

梅堯臣詩曰吠犬憎倦僕 孫觀詩曰睢盱犬透籬
狗二

原後漢書曰帝高辛氏有狗名槃瓠時犬戎兵強乃募
能得犬戎吳將軍首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
隨槃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
元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為亂帝
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三月
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為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
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
為狗生女為美女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

獸部 狗

宮得耳疾醫為挑治得一物大如繭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槃俄頃而化為犬其文五色名槃瓠 楚辭曰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言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泥而斷其頸 **增**湯四方獻令伊尹請正南以矩狗為獻孔氏曰矩狗狗之善者也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言猛力 **增**又曰鷓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 博物志曰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原**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妊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而歸弗乳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

眾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辛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呂氏春秋曰楚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矰遊於雲夢三月不返 又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其所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須良狗家貧不能得乃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良狗有良狗則數得獸矣非獨獵也百事皆然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獸部

尚書卷之四

狗

三

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 又曰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

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去 **增**又曰

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

示閒暇也 **原**又楚辭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

無祿兄謂秦伯景公也秦伯有蓄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與鍼以百兩金易之又因逐鍼而奪其爵

左傳曰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

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吠狗弗與及

將歸殺而與之食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

犬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

不當從此門入 **增**又曰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

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

曰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

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

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莊子**

曰徐無鬼見魏文侯曰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

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忘其一 **原**列子曰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

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

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戰**

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
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環山者
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
田父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
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
齊王懼休將士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
見用故客反見曰臣聞韓氏之盧周氏之譽天下疾狗
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
兔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詳薦
增春秋後語曰貂
勃嘗惡田單安平君聞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

罪於先生嘗見惡於先生乎勃曰然公孫子賢而徐子
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
噬之若乃得去不肖爲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平
君曰敬聞命矣明日任之於王原尹文子曰康衢長
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
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韓子曰宋有
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
酒不售而酸怪其故問所閭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耶
曰狗猛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
往酤而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

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
斃之此人主所以蔽脅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漢書
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史記曰高祖詔齊捕蒯
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跖之
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
非知陛下也增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齊
雍城門外有狗生雙角原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
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
忽不見搜神記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
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為狗去復至數

人被甲持兵弩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
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又曰東越閩中
有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隙中有大蛇長八九丈大十餘
圍東治都尉及長吏或夢巫覡欲得噉童女常八月祭
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小女名
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作數斛養蜜灌之置穴
口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噉養灌寄便放犬咋
蛇以劍斫殺之得九女髑髏越王乃聘寄為后又曰
昔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犢
白單衣吏詣縣扣閣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於外

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閣便爲人殺之乃絕東
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
嘗於母前叱犬而永即去之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
南韋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於家中皆言當
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爲
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馳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
纓挂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婦皆在田中狗助
畜火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
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續搜神記曰林慮山下有
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嘗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

或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夸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
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夸並坐蒲博伯夸密以鏡照之
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燄毛氣伯夸
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出

增

郡國志曰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
微時經此犬忽吠之桑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
報之桑無所好惟好張畢捕魚文臺爲作九里畢以贈
之又曰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
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
璩年六十一爲侍郎直內省欸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

見者於是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果卒 **原華**
陽國志曰雍闓欲降魏說夸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
前盡黑螭腦三升汝能得否夸皆從闓 **增**吳志曰孫
峻與亮謀誅諸葛恪恪嚴駕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
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
者逐犬遂升車被殺 **原**述異志曰陸機少時頗好獵
在吳豪客獻悋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
點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自還一日至
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
汝能齎書馳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

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
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毫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
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
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
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乃馳還洛計人行程
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邨去機
家二百步聚土為墳邨人呼為黃耳冢 **孫盛**晉陽秋
曰王敦敗京師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 **增**晉五
行志曰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灑縣何旭家忽聞地中
有犬子聲掘之得一犬母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

不知所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
雄活及長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集異傳
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
上林避之乃隨地後苻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
攻未入門大破之 **原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
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
養一狗甚怯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殺然作飯食
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挾箭拔刀然以盤中
肉飯與狗狗不噉惟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
轉急然浹計拍髀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

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又
曰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衆相
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帽長五
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跡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
乃止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行止
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
起風又猛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
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露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
醒方見之他日又暗行隨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
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

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增**廣古今五行志曰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為劉撫軍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和殺仲文欲取其犬犬齧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考問果得

其實遂殺石和 晉五行志曰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靈寶所滅南史曰袁粲父子以舉兵為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甍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 **原**述異記曰宋元嘉中石元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孕其子異於常狗銜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返輒門外望之後元度病輒危困醫為處方須白狗肺

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嗥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共食之投骨於地母輒銜著窟中 **增**又曰宋元嘉中嘉興縣朱休之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徧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柰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鬪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弟皆死北齊書曰徐之才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令目之之才厲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陳書曰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惟

嘗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舍離乃還入若耶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齧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殞彪喪墳冢旣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 隋書曰文帝時魏州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曾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惟欲得飲淨水耳至後日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猛狗但見一狽狗無不競來吠齧若見此狗入寺悉在低頭掉尾 宣室志曰神龍時唐休景爲

相有門僧出言多中一日謂休景曰公有大禍不遠數月然可以禳之公懼而問計僧曰可於卑冗官中孤寒有才幹者用爲曹官因得張君爲之乃問所爲僧曰張君赴部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駿者張到部即求得二犬高四尺獻之休景大悅召僧視之僧曰極善育後旬日有二刺客爲犬所齧而斃孔帖曰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無首當項有孔如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撫異記曰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

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吾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從之忽咋一從者喉中之頃之死巨麟驚悸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故脩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酉陽雜俎曰天寶中上嘗於夏日與親王棊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獬子於坐側獬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柳宗元非國語曰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廣豔異編曰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寓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

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異之是夕竊臥廄舍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廄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大人衣冠甚黑旣挾鞍至馬上駕而去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逮來廄下馬解鞍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內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圉人

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安在黑衣人曰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母輕洩洩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謹受教褐衣人曰韓氏穉童有名乎曰未也伺有字即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人曰明夕再來當得笑語而黑衣人催去及曉圉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以肉誘其犬犬即至因以繩繫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妻子兄弟家僮名氏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

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居子千餘，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歸。集異記曰：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宴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碗與犬食。時子壻李甲見之，數諫令公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公曰：此犬人性，必讐於子。切慮之，李以爲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始疑犬讐已。犬見未寢，又出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牀，當

喉而齧齧，訖知謬，乃下牀，憤跳號吠而死。五行志曰：咸通中，會稽有狗生而不能吠，擊之無聲，狗職吠以守禦，其不能者，象鎮守者不能禦寇之意。古今詩話曰：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於御榻之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裯，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後因以斃，詔以敝蓋葬於熙陵之側。澠水燕談錄曰：平原陸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

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彘食人古人所譏
况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
至跑門闔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作人臥於
牀上升棟避之犬入登牀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
作聲而死 江鄰幾雜志曰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
塞主妻為吳賊擄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
犬之白乃前世為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
即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
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東軒筆錄曰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羅江

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
時人謂之宋羅江 泊宅編曰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
監察御史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
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
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
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飼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
躍然後食之以為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又曰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皂衣肩輿一金
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小
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終吏部尚書 宣靖妖化錄曰宣

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羊羣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祥 吳聞總錄曰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攜一妻一妾一犬往來贛州紹興丁丑四月有邨民託言母病邀至其家盡奪其貲囊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去詣縣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即遣弓兵隨犬所至至埋所發穴得尸復引至賊家盡獲凶黨 夷堅志曰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爲徐州守全椒縣結正

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菴頗幽僻常惟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雇邨僕供薪爨之役養一貓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於牀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返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嗥行又隨之至於四五乃泊縣市愈追逐哀鳴市多識菴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菴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辨數四然低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菴僧已死時正微暑貓守臥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

洪鑑類編卷四百三十六
賈似道悅生隨鈔曰舅氏慈遠公好記異事一日遠來相訪言任丘縣友人養犬甚猛羣犬莫能勝晚年既衰瘁為衆犬所齧憤憤不食而死剖其心已化為石而膜絡包之似石非石色如寒灰重如磚瓦觀其脈縷真心也不知緣何至此耳目所不聞見者何限哉 范成大攬轡錄曰乾道六年奉命使金至邯鄲縣牆外居民以長竿磔白犬懸其首別一竿縛茅浸酒揭於上云本國人用以祭天禱病 遼史曰八月八日國俗屠白犬於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謂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松漠紀聞曰金國天

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 永昌雜誌曰至正二十一年昆明縣玉案山下產赤小犬色如火羣吠徧野 輟耕錄曰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圖金壽家已闔雄狗生小狗八其一背爪紅如鮮血犬之為妖多見之於占驗之書未有若此者 又曰高麗以北為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地極寒每歲委官給散資糧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減之必齧其主者至死乃已 又曰北方阜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

守護日規視之及其成穀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彙苑曰弘治中兗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犬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犬亦去經旬三日犬化為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俱盡幸逃得性命耳妻信不疑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同各爭真偽妻及鄰里白於官命置之獄中忽一小卒語於妻妻曰先歸者犬精也視婦胷間有爪紋則辨矣卒以白官召婦問其故裸而視其胷間有血紋密使以血厭之偽夫化犬立

撲殺之

狗三

原金畜

斗精

應劭風俗通曰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也

春秋考異郵

曰七九六十三

陽氣通故斗運狗三

烏龍

青鸛

注

狗二續搜神記

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

烏龍

青鸛

鷓白雀飛龍虎子

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

烏龍

青鸛

注

精

上詳大狗賦

黃頭

赤精

許慎說文曰獫黑犬

也

下見傅

長耳

短喙

卷尾龍也

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犬修頭之馬斯禽

獸也猶形乎勢觀況君子之貌獨無表告者哉

旅葵

周狗

尚書曰西旅獻獒

傅休奕走狗賦

曰犬則獨獠五魚狼牙鋸齒

宋淖

韓盧

莊子曰

獸部

犬部

狗

里有狗宋人之驚狗也其家命之為淖逐狗不
及止而望之自以為過矣下詳狗二戰國策
素牙 山海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白
齋書

銜卵 上詳狗二述異記 走百里 高三尺 上詳狗二
郭公魏晉俗語曰太康七年天郊壇下
黃耳 赤

身 上詳狗二述異記 瑞應圖曰 食虎 逐麋 瑞應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鵠犬能飛食虎
敞蓋 重環 尼

畜狗 逐麋之犬不顧免耶謂求大也
敞蓋 重環 尼

仙 負女 淮南王雞犬皆升仙
斃毒 訴冤 晉太子

所傷醫云宜食蠶膾食 牽上蔡 吠深巷 李斯曰牽
之愈 下見狗二列子

蔡門豈可得乎 不夜吠 畜土性 無事犬不夜吠
古詩犬吠深巷中

性不 搏噬 守禦 曹植表盧狗悲號國知其才乃試
畜 搏噬 守禦 之用於搏噬 犬有守禦之勞

問名 吠形 獻犬者既受乃問犬名 潛 不叱
夫論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左牽 尊客之前不得叱 宜梁 去賢 周禮狗 移而
效犬者左牽

識家 賣以嫁女 漢祖移新豐雞犬各識其家 晉吳
隱之字處嘿將嫁女家貧牽犬賣之

然無辨 累累喪家 信信迎吠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家之狗 下 猥而不使 狎無不噬 管子曰管仲將

見狗一楚辭 猥而不使 狎無不噬 管子曰管仲將
犬嗟嗟旦暮欲噬我猥而不使也君必去之言易牙

豎刁為亂也 傳曰國狗之狎無不噬也狎狂狗也

戀主 噬人 猛相 雄姿 躡遺蹤 尋漏跡 增

黃蒼 白望 上詳狗二陳書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
李亨好馳逐鷹犬皆製佳名狗則有修毫

獸部

犬

豎刁為亂也

豎刁為亂也

豎刁為亂也

豎刁為亂也

豎刁為亂也

豎刁為亂也

釐曉白望
青曹之號
白靈
青骹
陶弘景曰裴真君好養白犬

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蘇子瞻云予來儋耳得大狗
記曰楊萬年有獵犬名青骹價直百金
西京雜
黑膺
烏

喙上詳狗二華陽國志
蘇子瞻云予來儋耳得大狗
曰烏喙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泗而濟路入

皆卑脚
長翰
三水小牘曰捧硯者裴至德家僮也
驚食之至德有良藥封之及愈為宦者字之曰捧硯委

穴邪子隨之行數百里出山頭有殿屋官府仙人吏使
甚嚴見其故妻主洗魚與邪子一函藥發視之乃魚子

也養之池中一年皆為龍邪子後還山見犬色更赤有
長翰隨邪子遂留山上時下護其宗族蜀人立祠焉

生麓
有角
後漢書曰岑熙為魏郡太守無為而化
錄曰張狗兒母夢有物如犬子頭有

角抵之因感而有妊故小名狗兒
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不噉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

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鄰藉之賈鼠狗期年而得曰

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不噉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

麀麀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極其後足遂取鼠
晉書曰齊王回入廢賈后后問曰起事誰曰梁趙后

曰繫狗當繫頸今反
巨口
短尾
說文曰巨口而黑身

懸蹄短尾之號
守夜
吠日
抱朴子曰陶犬無守夜

蜀之南常雨少晴
吠雲
噬雪
天中記曰杜光庭有

日出則犬號吠
又杜詩仙家犬吠白雲中
柳宗元集曰僕大雪踰嶺

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狂走者數日至無
雪乃
磔道止風
投井降雨
爾雅注曰今俗當大道

已
書故實曰舒州灑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捕鼠

早即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醉虎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

狗必醉狗
曳馬
化龍
舊唐通典曰唐武德中高昌

虎之酒也
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
拂菻狗自此始也
續仙傳曰韋善俊挾一犬號烏龍

後化龍乘之 昨蛇 銜兔 幽明錄曰晉大興二年吳
飛升而去 曰蛇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 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為
大蛇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 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為
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悶絕將
歸家二日犬為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親戚者 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邨陌有狗子為人
所棄者 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
前而 狸德 豹聲 迪書云深巷寒犬吠聲如豹
待門 扣閣 國語曰趙簡子問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
之茲囿簡子曰何以不告黥曰君行臣不從為不順主
將適虜而麓弗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下詳上狗
二見干寶 哭市 上臺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
搜神記 孫淵未亡家數有怪 防庫 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簽
犬冠幘絳衣上臺 防庫 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簽
物故畜犬尤加意飼養泊秩滿有代者周未去間謁犬
周彌居官尤加意飼養泊秩滿有代者周未去間謁犬

認所乘轎識為故主迎擾馴伏掉尾戀戀周解其意使
置於船中後數日船至巴河犬登岸未返而船人解纜
東下犬望見跳躍嗥鳴奔隨不置凡三四十里周顧見
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 孔帖曰五
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 運水 銜磚
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運水 銜磚
搜神記曰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大名
曰黑龍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
時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
處北有一溪相去三五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
臥處周迴以信純醒來見犬已死徧身毛濕甚詢其事周
迴覩火蹤跡今紀南有義犬冢高十餘丈 聞奇錄曰
榔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冢高十餘丈 聞奇錄曰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磚置
於塔所又寺人於荒榛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
古寺基深可三尺取 銜怒 代勞 在鄂州得襄間二
得佛耳塔成犬斃 銜怒 代勞 在鄂州得襄間二
犬軀幹猛迴與他異命畜於後圃慮其或傷人常加
維繫一日守卒暫解縱之使自如猶束其頸圍與禁營
獸部 狗

柵為鄰垣不固營犬十數成羣競至其旁肆意侮齧襄
 犬以頸索拘縻之故不能敵俱遭搏噬守卒擊逐羣犬
 去而曳此以歸後繫諸故處遂十日不食若忿恨狀然眾
 相與言此犬非濟輩可比反遭傷害今而弗食豈亦懷
 報復之志乎蓋為去其縛使得逞憾以凌勝負僉以為
 然乃縱之營犬望見謂如前可欺羣吠而至二犬奮迎
 之勢若猛虎之視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
 殺四五犬餘悉奔遁眾卒烹食死犬肉厭厭之外復以
 遺妻子經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徘徊抵暮
 略無一來者俄有兩虎龍頗大出解不意而至雖持挺歐
 逐不肯退少焉客主各殞其一存者流銜血呻呼而散不
 越夕并死蓋四犬競鬪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
 此元廣異記曰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
 米銜飯者渾水燕談曰楊光遠之叛青州也孫中舍
 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歎畜犬傍徨其側似有憂思者
 中舍屬之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
 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命犬曰水竇出犬至莊鳴
 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

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餒孫氏愈愛畜之
 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
 石表其墓曰靈犬誌建寧志曰咸溪童鏞家畜一犬
 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善知人意後白者雙目俱
 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臥於簷外花者日銜飯
 吐而飼之夜則臥於其旁少頃始返八乳兩首異曰秀
 山麓問花者朝夕往埋所繞數
 匝若拜泣狀臥其旁少頃始返八乳兩首異曰秀
 州魏塘邨方通判乳媪周氏臨安人有蔡公者負其錢
 最多屢索不還媪呼而責之蔡公言曰今歲再背約當
 為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因得一八乳犬媪
 常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唐五行志曰神功
 元年安國乳貓償鹿貓帖曰李迥秀所居犬乳鄰
 獻兩首犬乳貓償鹿貓帖曰李迥秀所居犬乳鄰
 漫錄曰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
 屬守黥犬主幕官擬曰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
 犬償鄭府之鹿赤虎白龍波斯狗為赤虎儀高緯以
 足矣守從之鹿赤虎白龍波斯狗為赤虎儀高緯以
 遥郡君飼以梁肉食縣邑常於馬設登褥以抱之
 晉書曰庾翼嘗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後並貴盛然有
 獸部

白龍者凶微至矣後庾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其妾產犬
 子不令蘊知狗長大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形異於眾
 後失所在蘊慨然曰殆戴冠取箭楚客家畜一犬
 白龍乎後為桓氏所滅戴冠怒曰畜類敢作妖僭越
 分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僭越犯分亦即見殺未
 幾韋氏敗楚客被斬三國典略曰北齊廣寧王孝珩
 嘗畜一犬守外人不近王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
 左右牽如狸似狐上詳白首注似狐而小黑喙善
 衣而進守小狸花鴨南博其家犬名小狸張朝為猛獸所
 水小犢曰僖宗朝宰相王鐸所愛卑脚犬街箸登
 曰花鴨有刺客匿於梁上為犬所覺而免
 木五代史曰契丹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
 穴居食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首長毛不衣語若
 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箸狗見其家物必銜歸
 則不能追矣木狗形如鬼善噬性險尹文子
 車能登木其皮可為衣禡

南史下彬為禽獸波錄云狗性險而屈
 宋詩曰犬帶黃奴雪童清異錄曰未陽廖習之家
 可使名曰黃奴習之嘗作歌云我家黃東方烹西
 奴類黃耳宋呂本中畜犬名雪童
 園弄漢鄉飲酒禮曰烹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此也
 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袖稅狎搖靴呼淮南
 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削薄其德增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異袖稅而狎犬也
 稅杖也廣志曰罽賓大狗如驢赤色數里搖靴以
 呼之吠所怪應其主楚詞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名則鳴號而應其主人犬異割之猶蠕動不可禁
 類聞呼而應者識其主也
 淮南子曰狡狗之死也割之猶蠕蠕動也
 春秋曰飢狗盈宮漠然未見骨也見則動不可禁
 蒙未視呀呀而走之書曰盧狗之遇鏃呀呀而走不

獸部
 蒙未視呀呀而走之書曰盧狗之遇鏃呀呀而走不
 春南子曰飢狗盈宮漠然未見骨也見則動不可禁
 類聞呼而應者識其主也
 名則鳴號而應其主人犬異割之猶蠕蠕動也
 呼之吠所怪應其主楚詞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稅杖也廣志曰罽賓大狗如驢赤色數里搖靴以
 削薄其德增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異袖稅而狎犬也
 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袖稅狎搖靴呼淮南
 園弄漢鄉飲酒禮曰烹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此也
 可使名曰黃奴習之嘗作歌云我家黃東方烹西
 奴類黃耳宋呂本中畜犬名雪童
 錄云狗性險而屈
 宋詩曰犬帶黃奴雪童清異錄曰未陽廖習之家
 南史下彬為禽獸波

為狗 狗盜 孟嘗君客 狗盜 能為狗盜 狗盜 淮南子曰鄭子陽剛毅

監罪而恐誅則因狗 玉犬 述異記曰濟陽山有折弓者

狗之驚以殺子陽 幽明錄曰王姥黃龍中九歲病死自

雞鳴玉 天公狗 朝至暮復蘇云見一老嫗挾將飛見

北斗君有狗如獅子大深目 海狗 海狗大如貓純黃色

伏井闌中云此天公狗也 海狗 海狗大如貓純黃色

常遊海背風沙中遙見船行則投海膺人云 駁犬 舊

技獲之蓋利其腎也醫工以為即膺人云 駁犬 舊

書曰波斯天犬 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

國多駁犬 天犬 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

流注而生所生之日或數十其行如風聲 龍狗 見穆

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嘗吠過梁野 龍狗 見穆

傳注龍龍茸謂猛 犀犬 搜神記曰元康中婁縣懷瑤

狗或曰龍亦狗名 犀犬 搜神記曰元康中婁縣懷瑤

犬子雌雄各一長老云 犀犬 搜神記曰元康中婁縣懷瑤

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犀犬 搜神記曰元康中婁縣懷瑤

狗五

原詩 晉張華詩曰如黃批狡兔青骹撮飛雉鵠鷺皆盡

收鳧鷺安足視 **增** 唐蘇拯獵犬行曰獵犬未成行狐

兔無柰何獵犬今盈羣狐兔依舊多自爾初跳躍人言

多挈躩常指天外狼立可口中嚼骨長毛衣重燒殘煙

草薄狡兔何曾擒時把家雞捉食盡者飯翻增養者惡

壯可嗟獵犬壯復壯不堪兔絕良弓喪 **宋** 孔平仲狂

犬詩曰吾家有狂犬其走如脫兔撐突盤盂翻搜爬堂

廡汗逢人吠不止雞噪貓且怒固難在家庭只可守村

墅不見已半年意謂少懲懼昨日至城東搖尾喜若赴

銜衣復抱膝屢叱不可去一躍數尺高其強乃如故豈

獸部

洪鐘類書卷四十三

惟性則然汝分亦天賦未聞有驊騮蹄齧豈中路安敢
攜汝歸重令兒女怖梅堯臣犬詩曰常隨輕騎獵不
獨朱門守鷹前任指蹤雪下還狂走人思上蔡遲書寄
華亭後莫將呼作龍梁肉纔經口蘇軾烏喙詩曰烏
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鼎俎書馴
識賓客夜悍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踐趁
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徑度清深浦浮游似鵝
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貫汝再拜謝厚恩
天不遣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李至呈修史
錢侍郎桃花犬歌曰宮中有犬桃花名絳繒圍頸懸金

鈴先皇爲愛馴且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卷扇未
開桃花搖尾常先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飢祇傍御牀
餽彩雲路藜不勞牽瑤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
成忽遺弓劍棄寰瀛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輜十數
程兩背漣漣似流淚骨見寒毛頓顛顛萬人見者俱傷
心微物感恩猶若是韓盧備獵何足嘉西旅充庭豈爲
瑞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爲褒應不曲白魚赤雁且勿
書願君書此懲浮俗呂本中畜犬詩曰主人長年閑
柴戶終日閉雖云伴我嬾常有跋扈志端如在籠鶴又
若伏櫪驥舉首望道路久欲從此逝恨無陸探微寫此

獅子戲如何尚搖尾更作求食計 元貢性之題犬詩
曰深宮飽食恣猙獰臥毯眠檀慣不驚却被卷簾人放
出宜男花下吠新晴

原賦魏賈岱宗大狗賦曰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
之未闢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銜國之冊帝曰疇咨
近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
其骨法也不可辨以釋傴澆蹠踰雄姿猛相厄然高八
九尺形體如箭鏑象貌如刻畫毛踰紫豔光雙睂如白
璧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交戟
聞林獸之羣爭歛斷鑠而齧石逆風長厲野禽是覓鼻

齶微香眼裁輕跡盼擘而奮怒揮霍而振鬪譬天梁折
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掣六駁折其脊拓捺熊罷
破其胷拚抄獸頭斷其鯀爪處如劒犛牙創似鉞刺視
其未死之間血泉湧如箭射於是驅麋鹿之大羣入窮
谷之峻尼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子遺後無一隻然
其所折服敬主識人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姪之
賓通聽百里夜吠信信若乃蠻夷猾夏列士異操輕視
單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覺音聲正摧竦耳側聽則恒山
動南向嗷嗷則霍山頽耽精直視則曾丘魄虓嚇奔突
則重闔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

昔宋人有鵠子之譽韓國珍其大盧彌明振之於巨獒
槃瓠受之於鑿都淪百代之名狗敢餘犬之能俱絕駟
鐵之獨獠云何盧令之足書 晉傅休奕走狗賦曰蓋
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雋
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
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
其不抗豈晉獒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
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鈎
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頸闊腋廣前捎後
豐顱促耳長義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

魚體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
震茹黃而懼宋鵠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遺
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朝鳥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
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
谷原無遜兔林無隱鹿顧芷隰以嬉遊兮步蘭皋而騁
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萊以待蹤逐東郭之
狡兔既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永路既迅捷其無前又
閒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
指麾而言旋歸功美於執綽兮其槃瓠之不虞感恩養
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鸞鑣兮逸獨獠而

盤桓 **增**宋王禹偁園陵犬賦曰嘉彼御犬既良且馴
 蒙先朝之乃眷向皇宮而託身有警蹕以皆從無起居
 而不親繡紵飾以煒煒金鈴奮而振振飼以公庖彭澤
 之魚兮曾何足道畜之土性西旅之獒兮詎得同倫健
 逐天步慵眠地茵效珍比夫異獸供命等乎邇臣若乃
 風暖掖庭花繁禁籞扇俟錦翼之雉籠近雪衣之女入
 赭袍兮曳尾聞霓裳兮率舞循繞乎金塘徘徊乎瑤圃
 睥睨爐煙追隨蠟炬見觀書於乙夜聽求衣於未曙既
 無吠乎投籥每夙興於曉鼓莫不默識聖心潛知天語
 備指顧以弗迷奉周旋而見撫第辰遊而夕嬉又安在

乎逐糜而捕鼠彼宋從之與韓獹又安得同羣而接武
 者哉嗟乎事變人天時移今古秦皇采藥島中之士未
 迴軒后鍊丹湖上之龍已去欠舐鼎以登仙對遺弓而
 戀主臥錦薦兮罔安啗鮮食兮彌苦豐顛載減負重銜
 而不勝病骨其羸求敝蓋於何所赫赫顧命明明嗣皇
 念犬馬之微誠義存始卒徵父母之所愛深增畫傷俾
 守園陵之地且殊槃瓠之鄉縻索緇以璀璨琢籠檻而
 熒煌仗陪鹵簿車逐輻輳幽宮兮黯黯號白日兮茫
 茫松阡夜月柏城曉霜依六尺之輿已成疇昔盜一坏
 之土亦足隄防表終天之巨痛甘朽骨於龍岡狡兔盡

夾脾有麤豪數尺 能以頸上豪射物 **增**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嘗穴居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虞衡志曰嶺南一種獺婦豬似山猪而小常噉田禾惟以機抽紡織之具置田所則不復近 五行傳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 崔豹古今注曰猪一名長喙參軍 孔帖

曰扶南人喜鬪猪 異物志曰鬱林大猪一蹄有四五甲多膏買者以鐵錐刺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動 夏鼎志曰掘地而得豚名曰邪 空同子曰豕主食故一乳十七八 天中記曰北狄渤海俗所貴者曰鄭頡

之豕

豕二

原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糲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

緞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增**越絕書曰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豚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原**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以為其母曰欲噉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

之豕

豕二

原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糲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

緞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增**越絕書曰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豚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原**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以為其母曰欲噉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

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

嘗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以為其母曰欲噉

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

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
豬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史記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
袁固問老子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
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
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默然
乃罷之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
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
徵為博士進丞相封平津侯 又曰郅都東海人景帝
時為郎嘗從遊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
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郅都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

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
彘亦不傷賈姬 **增**洞冥記曰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

彘從雲中直下崇芳閣帝覺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戶牖
乃改崇芳閣為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 **原**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
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
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居
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
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後常買輒
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

邑耶遂去之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為執勤不懈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

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為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往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豬徽便推豬以與之後數日亡豬者得其豬既以豬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

其非常人甚樂其嘯乃殺狔以進之道真食狔盡了不
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狔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爲
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
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
復相報 **增**晉書曰呂光死其子纂立有豬生子一身
三頭俄而呂超殺纂 伽藍記曰有劉胡者兄弟四人
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
人謂胡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豬也即舍宅爲歸覺
寺合家人入道焉 後周書曰陸逞爲京兆尹都界有
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豨豕遂乳養之諸豚賴

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隋五行志曰開皇末渭
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
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
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
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大唐新語曰太宗射猛
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
豕有一雄豕躍及鐙吏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
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
甚儉對曰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逞心於一獸太宗善
之因罷獵 祿山事跡曰安祿山嘗夜宴醉臥化爲異

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明皇曰豬龍也無能為者 盧
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徒
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
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 唐五行志曰元
和八年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 又曰乾符六
年越州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內壞器用銜椀缶置於水
次 陶穀清異錄曰偽唐陳喬食蒸豚曰此糟糠氏面
目殊乖而風味不淺 仇池筆談曰王中令既平蜀飢
甚入一邨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
奇之因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豬頭甚美公喜問止

能食肉飲酒耶為有他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
成云鬣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
葉裹食時兼用杏粿澆紅鮮雅稱金盤飮軟熟真堪玉
箸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遂與
之紫衣師號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院訴家
奴失豕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 冷齋夜話曰宋神
宗一日見後苑有牧豕狔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
宗以來長令畜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
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詔付所司自是禁中不復
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因

悟太宗遠略亦及此 清波雜誌曰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某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骨銜之狺狺四日不食剖視之其左牡齒臼中得一如來像像如拇髻有珠如粟瞑目跏坐莊嚴畢具觀者萬人 夸堅志曰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為市遊徼有舒翁者善相術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然豬之為物未有善終必為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為然後秦檜下岳於大理獄周三畏鞫之遇夜周往間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却步此物徐行

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 纂要曰元順帝一夕夢大豕洩城因禁民畜豬及大兵至召百官議戰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歎且泣命開建德門北去嗚呼豬者朱也天之示人良亦顯矣 又曰正德十四年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養豬違者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為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旬日之間遠近盡殺減價賤售小豬埋棄一時駭異

豕三

原剛鬣

攢錐

上詳豕一禮記下見郭璞豪彘贊

白頭

青爪

東觀漢記

曰朱浮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
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
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長垣
豕也養生要集曰豕白蹄青爪不可食也

澤木蘭橋上詳豕二東觀漢記襄陽者舊傳曰木
近荻有叢菜於橋東大養豬襄陽太守皮府君曰作此
豬屎臭當易名作豬鬪橋耳莫復云木蘭橋也初如戲
之而百姓魯津伯大蘭王符子曰朝人有獻燕昭
遂易其名

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
穢今仗君之靈而化始得為魯津之伯也下見袁淑
俳諧四月生期年食家語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
集先王之法也犬賜肩鬻脚項羽賜樊噲酒彘肩
豕不期年不食

脚交睫去腦周官曰豕望視而交睫五縱千
足詩一發五縱千戶侯等宜稷食糠上周禮糟糠薦食

蒸豚獻豕晉王濟性奢侈帝嘗幸之供饌甚豐蒸豚
平食未畢而去尤美上問其故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不
詩經云獻豕于公字誤性卑古人有讀史者云三
亥日渡河校之果然以已為三以亥為掩豆負塗
禮晏平仲儉祭先人豚肩為封豕歸艾殺吳為封
不掩豆下詳豕一易經為封豕歸艾殺豕長蛇
以薦食上國注封大也喻衛夫人南子也艾豕喻宋朝也
豕注婁豬求子豬也

牙剛暴物貪婪制豕之牙獷滑剛暴難士不殺
人而啼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傳齊侯田于貝丘見
乃懼之增嘗麥調糠月令曰孟夏農乃登麥天子
糠而媪為之擇蝨豈銜黼飲酒漢書曰昭帝時燕
愛豕哉利其肉也

國壞都竈銜其黼六七枚置殿前飲酒晉書曰阮咸至宗
人間共集不用杯觴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
獸部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
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槽是所居之處客退記談曰豬突入人家以為不祥
必割其耳王隆家方割豬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
曰豬入門可乎神荅曰豬入門百福臻又問曰割其耳
何如曰判其耳傷於矢明日隆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
之自是人家惟

食園 舞園 破甕 繫杙
徐州蕭縣民家豕在園舞又牡豕
多將鄰里羣豕而行復自相齧齧
人失婦求管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覓擔豬者乃逐
之次豬忽管輅斷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甕見其婦出看
豬擒之杙也今齊東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杙音
也 櫛 竭尾 俯首 又曰易說卦曰坎為豕坎性趨下
豕能俯其首又喜

五尺 千鈞 尺 史記曰大豕為豕五
車穢亦水畜也 命衡官橋而量之十五年大如沙積足如
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十五年大如沙積足如

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
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槽是所居之處客退記談曰豬突入人家以為不祥
必割其耳王隆家方割豬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
曰豬入門可乎神荅曰豬入門百福臻又問曰割其耳
何如曰判其耳傷於矢明日隆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
之自是人家惟

食園 舞園 破甕 繫杙
徐州蕭縣民家豕在園舞又牡豕
多將鄰里羣豕而行復自相齧齧
人失婦求管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覓擔豬者乃逐
之次豬忽管輅斷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甕見其婦出看
豬擒之杙也今齊東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杙音
也 櫛 竭尾 俯首 又曰易說卦曰坎為豕坎性趨下
豕能俯其首又喜

五尺 千鈞 尺 史記曰大豕為豕五
車穢亦水畜也 命衡官橋而量之十五年大如沙積足如
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十五年大如沙積足如

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
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槽是所居之處客退記談曰豬突入人家以為不祥
必割其耳王隆家方割豬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
曰豬入門可乎神荅曰豬入門百福臻又問曰割其耳
何如曰判其耳傷於矢明日隆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
之自是人家惟

食園 舞園 破甕 繫杙
徐州蕭縣民家豕在園舞又牡豕
多將鄰里羣豕而行復自相齧齧
人失婦求管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覓擔豬者乃逐
之次豬忽管輅斷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甕見其婦出看
豬擒之杙也今齊東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杙音
也 櫛 竭尾 俯首 又曰易說卦曰坎為豕坎性趨下
豕能俯其首又喜

五尺 千鈞 尺 史記曰大豕為豕五
車穢亦水畜也 命衡官橋而量之十五年大如沙積足如
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十五年大如沙積足如

水官舟而量之其
重千鈞其大無用 化石 能水 水經曰蜻蛉縣有石
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今夸人
不敢往牧 三才圖會曰豕之性能水牧豬之所必在
水草 與犬交 下馬搏 晉書五行志曰劉聰末年犬
之交 宿衛莫有見其入者 下見豕二大唐新語 喜雨

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并升俄而鬪死殿上
宿衛莫有見其入者 下見豕二大唐新語 喜雨

發風 埤雅曰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
其味曰直得一死再會又稱豬肉之美范淳
甫曰柰發風何東坡笑曰淳甫誣告豬肉

相 商丘能養 史記曰留長孺以相彘立名 博物志
不 償失火 還半直 曰朱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
娶 語之云當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
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以還買豬者買
者辭不受穆 膏塗身 毛織席 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棄錢而去

相 商丘能養 史記曰留長孺以相彘立名 博物志
不 償失火 還半直 曰朱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
娶 語之云當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
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以還買豬者買
者辭不受穆 膏塗身 毛織席 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棄錢而去

相 商丘能養 史記曰留長孺以相彘立名 博物志
不 償失火 還半直 曰朱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
娶 語之云當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
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以還買豬者買
者辭不受穆 膏塗身 毛織席 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棄錢而去

相 商丘能養 史記曰留長孺以相彘立名 博物志
不 償失火 還半直 曰朱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
娶 語之云當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
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以還買豬者買
者辭不受穆 膏塗身 毛織席 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棄錢而去

相 商丘能養 史記曰留長孺以相彘立名 博物志
不 償失火 還半直 曰朱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
娶 語之云當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
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以還買豬者買
者辭不受穆 膏塗身 毛織席 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棄錢而去

相 商丘能養 史記曰留長孺以相彘立名 博物志
不 償失火 還半直 曰朱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
娶 語之云當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
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以還買豬者買
者辭不受穆 膏塗身 毛織席 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棄錢而去

獸部

豕

既供餐不宜處於穢弊乃以種龕粟粥待之
取其毛刷淨令巧工織壬癸席光而且滑
信難及

惡勿類 難及故也 子曰信及豚魚豚微物而道逸信所
而黑一產三豚其二如之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勿類
於己也齧而殺之其同於己也則字之惟恐傷也

名戰艦 畫屏風 梁王琳每戰勝艦則有聲如野豬其
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舒尉鄧林父病垂死
友為筮使畫作野豬著臥屏風上因是遂差

性觸突 養客舍 畜禁
喜卑穢 豬突穢勇 觸突人故曰

中 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嘆嘆但聞豚聲
咸通初有渤海僧隆多羅者寓於四明精舍能通老獸
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
路逢牝豕引諸豚而行略略有聲一朝士戲云此豬有
語否僧曰巨彘顧諸離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喫奶料其

食梓肥 遇槐止 肥本草曰擣梓葉飼豬
冷齋夜話 二

老翁餽 司原獲 魏志曰管
恩家確上雞鬪謂恩曰當有老人將豚一口從東來候
公舍有小口傷亦無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豚饋
恩恩射雞為饌逆前著小女子脚舉家惶怖竟無所害
潛夫論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似乎司原之佃也

司原獲 輅嘗至郭
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諫之西方
之眾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諫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
音之眾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
喜而自以為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傾困倉以養之豕
俯仰憂吟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
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遂驍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
艾殺耳此隨聲

畜致富 夢得官 朝野僉載曰唐洪
逐響之過也 又曰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選夜
富因號豬為烏金 又曰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選夜
夢一母豬極大李仙藥占之曰母豬純主也君必得屯
主數日果 繫金鈴 偷擅履 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夫
如其言 見一女子其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
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

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 老翁餽 司原獲 魏志曰管
飼羣子矣偵之果然 當有老人將豚一口從東來候
恩家確上雞鬪謂恩曰當有老人將豚一口從東來候
公舍有小口傷亦無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豚饋
恩恩射雞為饌逆前著小女子脚舉家惶怖竟無所害
潛夫論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似乎司原之佃也

老翁餽 司原獲 魏志曰管
恩家確上雞鬪謂恩曰當有老人將豚一口從東來候
公舍有小口傷亦無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豚饋
恩恩射雞為饌逆前著小女子脚舉家惶怖竟無所害
潛夫論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似乎司原之佃也

司原獲 輅嘗至郭
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諫之西方
之眾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諫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
音之眾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
喜而自以為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傾困倉以養之豕
俯仰憂吟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
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遂驍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
艾殺耳此隨聲

畜致富 夢得官 朝野僉載曰唐洪
逐響之過也 又曰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選夜
富因號豬為烏金 又曰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選夜
夢一母豬極大李仙藥占之曰母豬純主也君必得屯
主數日果 繫金鈴 偷擅履 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夫
如其言 見一女子其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
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

繫金鈴 偷擅履 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夫
如其言 見一女子其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
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

偷擅履 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夫
如其言 見一女子其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
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

志怪曰 吳中有一士夫
如其言 見一女子其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
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

吳中有一士夫
如其言 見一女子其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
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

見一女子其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
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

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

獸部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
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
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
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一更當來公大
憤曰吾力不能救將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
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
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
之將軍失驚而走天明視其手乃豬蹄也俄聞哭聲漸
近乃父母昇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
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冢中見大豬無前蹄走出而斃公
納其女烏鬼嬾真子曰杜詩家家養烏鬼峽中士人
為側室烏鬼夏侯節云烏鬼豬也峽中人家多事鬼
家養一豬非祭鬼不用故於豬龍東坡志林曰眉州
羣豬中獨呼烏鬼以別之豬龍青神縣道側有小
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為泉
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以牝豬為母故以
名之泉在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
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不之信余不平其
見疑復禱於泉上已而復出愿大驚拜而去

增詩宋梅堯臣詠豕詩曰司原豢俗豨日見容陰昵喜
比為白麟惟憂不豐溢烈飈澤雨作真聲向人出司原
悔何由肝膽空駭慄

原文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曰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
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豬冊命大蘭王曰咨惟
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於元質體肥腩而洪茂長無
心以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
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於世此君之
美也白躡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於人口經
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為雄顧羣

數百自西徂東俯歎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
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原贊晉郭璞封豕贊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
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 又豪蕪贊曰剛鬣之

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增啓梁庾信謝滕王賚豬啓曰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
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闌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
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溜水惟以求錢卜式養於上林豈
知其味

貓一

增埤雅曰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

從苗貓旦暮目睛皆圓及午即旋斂如線其鼻端常冷

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

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貓亦如虎畫

地卜食鼻頭冷惟夏至一日煖貓死不埋於土挂於樹

上 格物論曰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圓及考爾雅注蒙

頌即蒙貴捕鼠勝於貓則貓與蒙貴又似二物詩曰有

貓有虎 禮記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 史記東方朔

傳曰騏驥駮耳飛兔麟駟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

深宮曾不如跛貓 尹文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徃之

捷 采蘭雜志曰貓一名女奴 酉陽雜俎曰其毛不
容蚤蝨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 范蜀公記事
曰鞭以箠馬愈久愈潤澤堅韌以擊貓則隨節折裂
鶴林玉露曰蘇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
捕之貓余謂不捕鼠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疾
視正人必欲盡擊之非捕雞乎 宋楊萬里詩曰朝慵
午倦誰相伴貓枕桃笙苦竹牀

貓二

增北史曰獨孤陀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貓鬼
轉入陀家每以子日夜祀之貓鬼每殺人取其財物置

於所事貓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陀後敗
免死 朝野僉載曰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
為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縣邑被誅戮者數千
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 又曰薛季
昶為荊州長史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
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牙爪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
軍馬之要未旬月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舊唐書
曰高宗寵武氏廢王皇后及蕭良娣蕭罵武后曰願得
一日為貓阿武為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即足矣武后
聞之不悅約六宮不許畜貓 北夢瑣言曰左軍使嚴

洪鑑卷之四十三
三
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貓
一犬貓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俄
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乃求致
仕邵思野說曰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
戲佛像前有大琉璃餅為貓所觸剗然墮地因驚得疾
而薨詔錯為墓誌錯謂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但此故
實頗記憶否鉉為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
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老學菴筆記曰秦檜之女小名童夫人愛一獅貓忽
亡之立限命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為捕繫鄰民

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
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
因嬖人祈懇乃已續已編曰景泰初西番貢一貓道
經陝西莊浪驛時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為驛丞使
驛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
之其貓盛罩以鐵籠納於空室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
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
蓋貓之王也

貓三

增白老

雪姑

稽神錄曰建州刺史月下見七八白衣
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而飲一人曰今

日甚樂然白老將至柰何因哭入溝中數月後罷官新
 政家有貓名白老於堂西得白鼠七八枚食之清異
 錄曰余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榜曰雪姑製名獻議南
 虞大博宅失去貓兒色白名曰雪姑製名獻議南
 新書曰連山張大夫搏好養貓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
 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而入以綠紗
 爲帷聚其內以爲戲或謂搏是貓精網目曰朱泚軍
 中貓鼠相乳宰相常率羣臣賀崔祐甫曰可弔不可
 賀因獻洗面拱手則西陽雜俎曰俗云貓洗面過耳
 龔晃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衆妖競
 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有一貓正臥爐側
 家人指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耳
 於是貓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
 捷音至二人皆高第矣帶金鎖臥錦衾西陽雜俎
 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陽武有金叱撥青驄色者平陵城中
 陽出貓有帶金鎖者靈武有金叱撥青驄色者平陵城中
 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蚊蝶土人往往見之傳
 奇曰成自虛雪夜於東陽驛寺中遇苗介立吟詩曰爲
 慙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

將好爵動吾心次日視
 之乃一大駭貓兒也
 虎威鼠將相貓法眼用金
 威聲要喊露爪能翻瓦
 大嬾如蛇又云耳薄不耐寒
 長善走家面長雞絕種尾
 清異錄云貓名鼠將
 過江投紙就洞呼仙
 北人嘗云貓不過楊子金山謂
 貓過金川則不捕鼠厭者至金
 山時翦一紙貓投水中則不忌昔韓克贊嘗於汝寧帶
 回一貓過江果不捕鼠山川紀異曰河南永寧天壇
 山中巖有仙貓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雞犬俱升仙搏
 獨貓不去人嘗見之就洞呼仙哥則聞有應者
 鸚鵡號麒麟武則天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
 宋林希逸有戲與裴諝諷蔡京開元傳信記曰
 號麒麟貓詩見後
 諷蔡京裴寬子諝素好
 諷麒麟貓詩見後
 與裴諝諷蔡京裴寬子諝素好
 諷麒麟貓詩見後
 與裴諝諷蔡京裴寬子諝素好

獸部
 其意蓋以諷京也
 五德如雞
 四季捉鼠
 萬壽寺有彬

師者善謔嘗對客貓踞其旁彬謂客曰人言雞有五德今吾此貓亦有之客問其說曰貓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雖密能竊食之智也每冬月輒入竈信也客聞之為之絕倒

眼如

一線

價直數金

一坤雅云近有人收牡丹圖者叢下有

之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貓眼早暮則圓日漸午則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

記事珠曰張搏好貓其

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祛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直數金

貓四

增詩宋黃魯直乞貓詩曰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牖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貫魚穿柳聘含蟬 又謝周元之送貓詩曰養得貓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

簞未厭魚餐薄四壁常令鼠穴空 蔡天啓乞貓詩曰

廚廩空虛鼠亦飢終宵齧齧近秋闈腐儒生計惟黃卷

乞取銜蟬與護持 羅大經貓詩曰陋室偏遭黠鼠欺

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無盡貓詩曰白玉俊貌藉錦茵寫經湖上淨名軒

吾方大謬求前定爾亦何知不少喧出沒任從倉內鼠

鑽窺寧似檻中猿高眠永日長相對更約冬裘共足溫

林希逸戲號麒麟貓詩曰道汝含蟬實負名甘眠晝

夜寂無聲不曾捕鼠祇看鼠莫是麒麟誤託生 陸游

贈貓詩曰裹鹽迎得小貓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慙媿家

貧策勲薄寒無羶坐食無魚 林逋貓詩曰織釣時得
小溪魚飽臥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嫌尸素
在吾廬 劉潛夫詰貓詩曰古人養客乏車魚今汝何
功客不如飯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齧案頭書 李璜
以二貓送友人詩曰家生入雪白於霜更有敲鞍似鬧
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他鼠子自跳梁 又曰銜蟬毛
色白勝酥搗絮堆絲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口從今休
歎食無魚 金李純甫貓飲酒詩曰枯腸痛飲如犀首
奇骨當封似虎頭嘗笑廟謀空食肉何如天隱且糟丘
書生幸免翻盆惱老婢仍無觸鼎憂只向北門長臥護

也應消得醉鄉侯 明文僻乞貓詩曰珍重從君乞小
狸女郎先已辦瓊瑜自緣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
書遣聘自將鹽裏箸策勲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
戲正是蠶眠二月初

增文明胡侍罵貓文曰家有白雄雞畜之久矣乃者棲
於樹顛而橫遭貓啗乃呼貓俾前而罵之曰咄汝貓汝
無他職職在捕鼠以茲大蜡古也迎汝不鼠之捕曰職
不舉而又司晨之禽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
也咄汝貓相鼠有類實繁厥徒或登承塵或撼戶樞或
緣榻蕩几或喻尊舐盃或覆奩孔櫝或錯圖褫書汝於

是時儻伺須臾即不踰房闥而汝之腹以旣人之害以除矣其或不然則但據地長號跑哮噫烏雖不鼠輩之克殄而聲之所懼鮮不縮且逋矣而寂不汝聞杳焉其徂吾不意汝窺高乘虛越垣歷廚緣幹超枝攀柯摧芻而勞苦於一雞之圖鼠爲人害汝則保之雞具五德汝則屠之鼠也奚幸雞也奚辜雖則汝有不若汝無無汝則鼠之害不益於今而雞之禍吾知免夫

增說唐韓愈貓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

置其棲又往如之返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貓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

增議唐崔祐甫貓鼠議曰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而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母乃失其性乎貓受人養育職旣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以若稱慶殆所未詳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堠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